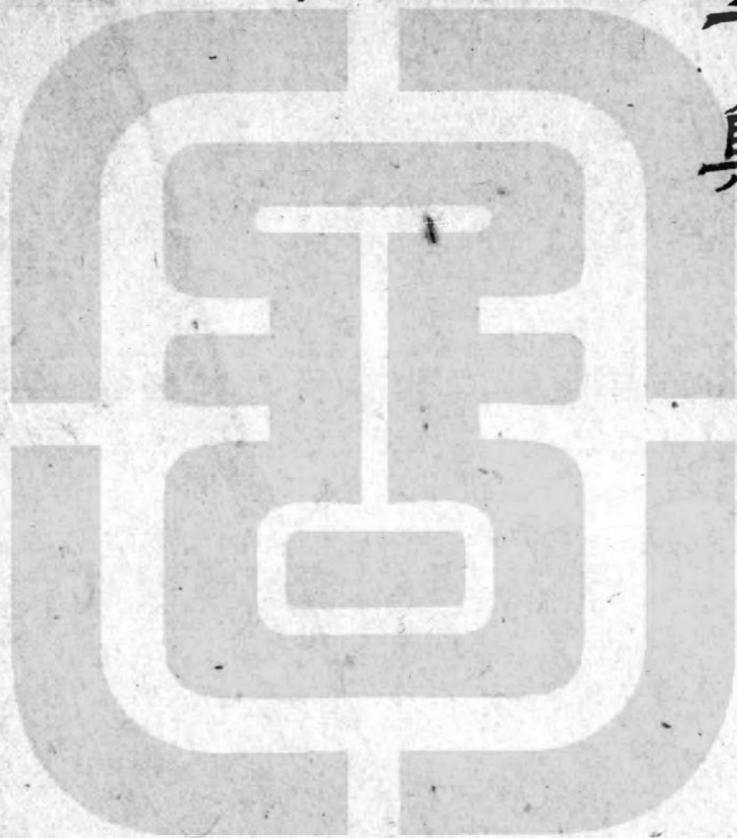


尊白堂集



欽定四庫全書



尊白堂集卷四

宋

虞儔撰



五言排律

贈總領韓郎中四十韻

玉帛修和好邊隅久晏寧
 狼貪素豁登鯨浪忽滄溟
 江漢危航葦闕河失固局
 兩淮先齟齬四海漸凋零
 稍喜呻吟地重霑廟社靈
 帝方恢祚運公合在朝廷
 故國非喬木聞詩飽過庭
 經綸一門事風采四夷聽
 共喜難兄

弟于今尚典刑陵雲臨北固雪涕陋新亭清切郎官宿
光輝使者星深源觀出處李泌盛年齡人傑今為用天
驕盍暫停大韶弦白羽雄劔發新矧貌虎三千士芻糧
十萬艚少須資宿飽作氣上青冥傳檄收天府偏師下
井陘了遺新雨露幽蟄待雷霆命服期三錫腰鏤擁萬
釘歸來覲旒冕早晚煥丹青伊昔蒙傾蓋隨羣預掣鈴
初筵叨禮數接武奉儀型載酒桃花浪尋詩杜若汀一
斑窺豹管什襲換鵝經深汲無長綆洪撞僅寸莛違離

念芝宇開落幾堯莫生計春水薄先疇露葉暝抱經羞
畫虎娛老託原鷓忝竊空黃甲衰殘類白丁塵生悲破
甌晨起問儲餅孤宦徒為爾長饑未遽醒地寒誰援接
途遠更伶俜咽絕空階蚓微茫腐草螢逮今施刻畫猶
得振毛翎幕府今多士我冠總寧馨暴鱗呼斗水病顛
憶林垞薄用收鷄肋微功蓄豨苓真成能肉骨坐待脫
拘囹自是權輿地宜深肺腑銘寧聞量如海不受一浮
萍

代輩使君上東宮生日

儲極天開秀皇圖日又新
夢熊初卜夜謀燕蚤祠春
瑞靄蓬萊殿祥標析木津
準龍真帝子眉宇只天人
少海涌輿地前星耀紫宸
英姿生不世雄略動如神
仁孝蘭同毓溫恭玉比純
雲章輝步障月御契重輪
堯歷占莫莢莊年數大椿
千齡符會慶五福自天申
鶴禁移舟夕龍樓問寢晨
慈顏俱有喜習俗盡還淳
湛湛露溥金菊涼風動白蘋
好秋澄似洗函夏肅無塵
羽翼商山老簪纓

望苑賓歡呼稱壽學諧燕
接芳祠景色曾開幕郎垣偶
濫巾不才蒙眛昧何力替彌綸
符竹分茗水才華想洛濱
歌詩^形善祝秉筆愧徐陳

往天目祈雨

伏謁三池上難窮一壑幽
萬山從此起衆水盡分流
暑雨雖愆夏陰風鎮若秋天
高還有目地險好回頭御府
金奩賜仙壇鐵板投不須憂
旱魃直是起潛蚪聖主思霖
切微臣盡日留精誠三禱罷
神聽一聞不霧霈斯為

澤遲回恐作羞奉常司典禮秋報敢忘優

金齋題自雲門還泛若耶溪入鏡湖寄院中諸公

山中秋賞罷溪上晚歸時原注謝良弼出谷秦人望經湖謝

客期原注呂渭日斜愁路遠風橫畏舟遲原注鄭棨章句懷文友

途程問檝師原注嚴維淺沙游蜂危石起鷓鴣源注裴冕落葉飛

孤戍橫塘向古祠原注元初行行多逸興無處不相思原注蕭幼

和漢老弟南坡三十韻

北闕書休上東山妓不携官情元夢鹿交道只黃鸝瓜

戍懷桐汭星回直攝提原注庚罷廣德枝官歸雙鳧方

欲下隻履又還西塵土慙書劍江山識杖藜青冥甘踏

蹬素手孰提撕笑幕空巢燕憐藩幾觸羝茲坡何爽塏

造物復推擠蕭寺鐘聲遠坊門酒旆低目行無遠近脚

力免攀躋更喜經前囿何妨過小溪煙林經曳練雲岫

近橫梯并邑千家麗川原四望迷披榛通曲逕鋤麥亂

疏畦梅杏自奇觀牛羊失舊蹊道傍知苦李霜後認紅

梨植竹行抽笋栽楊蚤秀稊霞蒸桃處露怨草淒淒紅
白宜相間高卑未得齊壺漿旁舍乞飯裹小童齋着履
應同謝登仙不羨倪芳菲催羯鼓早晚映棖題葵綠新
含露芹香舊煮泥鴻賓天外去鳩婦雨中啼_家蒼陰真堪
託安枝可以栖應須回俗駕未肯厭家鷄蜂識花前酒
鴉隨隴上犁角看童子_卯齒見老人觀靖節蓮為社梁
侯稊覓裨問渠何所見公子豈知愁

北園書林子長錄舊詩來覓酒因送似之

酒者忘憂物難教與願違未能聊爾耳時復一中之全
醉無乘墜偏醒有是非兵厨那可戀州綏屢交馳莫訝
臺無餽相逢蓋有時留髡從昔慣舍蓋有誰知短棹能
來往經年慰別離何嘗有此客了事笑癡兒

代黃仲本賀趙漕

嶽鎮凝華久天黃析派初長庚秋入夢佳氣夜充閭奕
葉蘭同茂懷珠玉不如詞章賀白右經術向歆餘已近
長安日聊登使者車着鞭先禁路儲寶鎮皇居家世曾

重席王門昔曳^裾禪彈冠慚似續八幕昔吹噓願獻長生錄何須鴻寶書黑頭須兩地玉帶擁金魚

七言排律

和潘簿食筍詩

平生愛竹幾成癖到處成陰已足嘉瀟洒未輸彭澤柳檀欒偏映杜林花園林日日饒春事紅紫紛紛盡歲華清節抱崩初入眼金盤當饋莫搖牙從渠燕頰誇千戶還我鰲竿自一家須信直鈞終有用渭川元不釣煙霞

五言絕句

新闢東軒夜間月色滿床可愛簡耘老弟

偃息飛簷下開軒適向東滿床今夜月只欠與君同

和姜總管感秋七首

年華紛代謝時態幾沉浮天末涼風起何人不感秋

已是詩成集

原注郡齋今有梅花詩集

何妨酒拍浮人生不行樂空

惜鬢驚秋

向道鱸魚美須渠大白浮季鷹歸未得空憶五湖秋

栢寺官聯謬萍蹤宦海浮向來茗雪夢罪我亦春秋
故里經年別虛舟盡日浮有書誰與寄目送雁橫秋

窻暗燈花結簾踈露氣浮晚來城上角吹斷一天秋

原注

是日十月旦

詩到齊梁後名多李杜浮誰能追正始蟪小豈知秋

雨過

處處村春急家家晚爨烟青山映丹杏過雨轉嫣然

南坡雜興

寒食無多日梨花又一春鹿門山下路真有姓龐人

七言絕句

轎中疲甚作絕句

謝雨還如禱雨時籃輿頓撼不勝疲兩回往返千餘里

祿馬交馳恐應之

原注術者謂余今年祿馬交馳恐有遠役

歸途轎上口占

三尺蒼頭佩酒壺籃輿穩度白氈鋪憑誰為把無塵筆

畫取先生看雪圖

和主簿郁同年

紫鸞合在煙霄上
斂翅聊棲枳棘間
若向兩途分上下
可能句裏有江山

登舟往瓜洲護使客回程

冬來長夜數更籌
耿耿青燈照客愁
底事舟中能好睡
覺來身已抵瓜洲

中秋前一日風雨大作林子長車動歸興賦二絕因次其韻

桂華天上正扶踈
萬里清光散有餘
厚約本期今夕共
翻雲覆雨獨何歟
故人別來不作踈
扁舟訪我得三餘
一杯相屬豈易得
興盡而返其然歟

散陵仲秋薦獻畢回舟過鑑湖遇雨

散陵歲事謹秋嘗
歸路扁舟泛渺茫
剡雪無由訪安道
鑑湖空復憶知章

早禾割盡晚禾青
地下知章果有靈
豈意鑑湖曾勅賜

連山雲霧雨冥冥
山下吟章果自靈
意氣凌騰賦會時
盤膝空立春

土牛遲重小加鞭
無限春風入管絃
好事東君真敏捷
也能雪裏散紅蓮

綵勝華燈共一回
新年樂事併相催
天公預借雨雪今宵景

更放團圓好月來

花柳爭春歲歲同
美人剪綵莫言功
誰知造物初無物

只在洪鈞一轉中

臘雪初消柳眼寒
春風終入酒盃寬
一年佳節知多少

屈指從今是履端

餅中梅二絕

銅餅沁水泣微溫
便許爭春雪裏村
應為詩人太幽獨

西窻和月伴黃昏

舊樣宮黃羞半額
新香絳領襯陪腮
待簪寶髻連雲重

且挿銅壺借水開

小軒四圍織短籬
因成絕句

自挿筵籬當藥欄旋移花木向中間東偏只要疎疎竹
開牖莫教遮却山

歸途庖人先去遠甚饑甚戲書二絕句
庖人先去幾多時賴是先生慣忍饑捫腹只堪供一笑
窮途何事不差池
旌旗隊引朝官白叟黃童也聚觀我似仙人正騎虎饑
腹過午未朝餐

林子長惠芡實走筆為謝

珠璣璀璨忽堆盤浴罷追涼得飽餐不似來禽空有帖
直須同竹問平安

往往分教是邦當芡實初出時每承沈君得遠
少卿旋採以相餉其味芳鮮與市中所買者大
不相侔至今尚能記憶近因與林子長語及之
乃蒙其分惠函以絕句謝之今又承少卿和章
但舊目錄不講恐亦似未安也

溪毛秋後函登盤山色朝來併可餐但得長為南蕩客

何須索米向長安

昨晚目錄之句蓋聊以為戲耳何分惠之甚速

耶得非乞諸其鄰乎

累累火齊忽忽堆盤水裏硫黃得飫餐

原注俗語謂炎實為水硫黃

憶

得舊時風味在故人唯有一任安

和林子長送炎實詩韻

炎實嘗新又一年溪堂風物想依然軟温初剝渾如舊

只欠高談驚四筵

裹送頭顱慰隔年

原注去年在寶婺不自拜賜

書傳鴻鴈正翩然詩

成更想揮毫處無數珠璣落滿筵

百琲明珠富有年不須蛟客更潜然斛量自是君家事

買取雙鬟當舞年

再和

目送歸鴻不記年書來繫鴈正茫然也知函首初無罪

應為懷珠供四筵

華池同噉足延年枵腹新來忽果然更遣金罍來入社不

妨朱袖鎮當筵

原注醫家以芡實金罍子同入藥

皓齒君家二八年歌珠曾許聽
累然雙眉松子元同味

更唾餘花傍綺筵

原注芡實與松子同食甚美

謝友人寄芡實

芡盤新采辱分珍遠勝溪毛詠
采蘋老去何心溫軟味

漫將空想調詩人

鴻頭觶觶競懷珍南蕩風光勝
白蘋試擣明珠三萬斛

與君換取墜樓人

過半山亭

躍馬青羅步帳間松林盡處是
前山玉梅剛幃春風面

殘雪融時見一斑

憇東山驛詩

征車又抵東山驛屈指前回僅
兩旬多少路人相借問

不知何事往來頻

蘄守李智仲惠簞

黃琉璃色縠波紋持贈多慙
李使君一枕涼風吹夢去

楚山脩竹正如雲
聞六月十五日廳屋以二絕句寄衢

履道宅圖還似否
樂天歸計但茫然
人生閒適須聞早
屈指今過命年

想見椽題高數尺
莫愁囊裏費千金
明年便合多栽柳

遠屋連墻易得陰
原注樂天有種柳詩

枕畔木犀

屏裏一斑窺豹管
釵頭千粟綴鵝黃
角巾墮曉花同夢

月帳含秋影亦香

目痛癢看藏經

毗盧華藏浩無涯
菩薩何方且在家
近日不應魔事起

看經頗覺眼昏花

吳文炳報載藏經船壞已為曝曬畢二首

石瀨沈舟事可吁
萬籤出水已霑濡
本來一卷無成壞

為問馮夷浸得無

貝葉琅函免浸淫
賢侯料理意何深
慨然憂物如憂已

已得他時援溺心
質新料野意何私
以蕪簞石枕送耘老弟有詩因和來韻併分送
蒸沈以助雅趣
北窻枕簟稱高眠
沉水還須起篆煙
老子平生無長物
殷勤分送敢論錢

地盡羊廨舍堂前有木犀一株今亦開矣為賦二絕句
淮山叢桂知名久
金粟離離玉露團
老子婆娑寧辦此
秋來僅得一枝看

維摩丈室無人到
散盡天花結習空
猶有一枝秋色在
明窻靜几膽餅中

法妙觀

鍾山疇昔愧移文
俗駕寧容更浹辰
忽有片雲池上起
元來却是雨留人

原注以雨留
觀中一宿

戲書

淮南豬肉不論錢
下舍應須數擊鮮
過午食單毋溷我
飯後開口亦欣然

軟炊香飯杜陵老爛煮葵羹玉局仙飽喜饑嗔吾未免
何當辟穀去求玄

余家舊養二鶴今不復存因和林子長悼鶴長

六來時篇惻然有感口香占二十八字

倏然尸解去何之元圃崑崙定不疑華表重來千載後
誰人不是塚累累

四意偶成二首

一為饑驅三十年近收朝牘賦歸田尚賒瓶粟開三徑

敢羨庖珍食萬錢

春菊秋花毋久溷麤茶淡飯且隨緣除須甘旨供慈母

自合長齋繡佛前

向謂收郁簿以職事出城且有登臨之勝小詩戲之

想見先生喜見顏登臨今在翠微間茲遊便是揚州鶴

不用持錢更買山

和耘老弟玉簪花韻

香在幽蘭伯仲間出塵標格自清閒黃冠野服真相稱

掠我招詞賦小山
南坡做牡丹壇二絕

邠石周圍砌作壇更須面面作欄干
瓜期未用相催迫
准擬來年看牡丹
登臨今古早曾聞
向陽姚魏動芳馨
傍砌尤宜架小亭
圍坐俯窺羣品秀
入簷平視遠山青

春前好和姜總管送牡丹

東君探借小春天
珍重霜餘曉更妍
豈是陽和私拙守

也應春色屬詩僊

和姜總管食菜羹

筠筒吹火鼎烹油
小摘朝來露已浮
爛煮香粳供玉糝
更須春味薦猫頭
未必烝壺輸鴨味
誰云漣酪敵尊羹
先春已擬嘗新韭
最愛蕭蕭夜雨聲

膏粱餘習言無味
藜苒枯腸語轉工
染鼎不應狐指動
來詩却得愈頭風

原注余方病指故云

來昔時讀某人江行詩軸

介叟從來僕命騷吟魂招得楚江濤也知筆力千鈞重
莫怪山城紙價高

過石湖關

北關險處絕攀躋牧馬休教識玉溪他日君王如有問
固應曾說到淮西

答吳欽孺

桃李向人何許懶春風用事不教閒羈愁先自深如海

詩債那堪積似山

和人六絕

天香國艷膽瓶中眼界增明鼻觀通多謝高軒肯相顧
家貧不辨一罇同

江南二十四番風浪蘂浮花一洗空斷送春歸可無恨
酒壚誰復過黃公
未數騷人賦落英新詩貽我底能清筆端挽得東風住
佞喜真慚浪得名

滄浪未濯軟紅塵
捧檄東來祇為親
天女不知摩詰病
元何却現宰官身

杜宇聲聲苦喚人
應憐書劔走風塵
家山有約蚤歸去
莫待來呼祈孔賓

排悶渾無酒十旬

原注酒名也

落紅鋪繡未嫌貧
一壺餉我

勾詩興大勝雲安麴
米春

和郁簿問訊梅花

三徑蕭蕭一冷官
菊殘荷盡擾愁端
思君一夜梅花瘦

旋覺新來帶眼寬

和郁簿出郭

青山莫厭縛微官
過眼榮枯幾萬端
得意邯鄲歸一枕

從今須放酒腸寬

和郁簿

長笑劉郎賦大鈞
強將神理質諸人
泛觀萬物皆芻狗
天地誰知本不仁

姜邦以四絕見寄因和之

當年寶婺我為州錦里先生得唱酬一自江頭分袂後
至今空想暮雲愁

州縣豐登公事少凝香燕寢只吟哦樂天長短三千首
爭似斯民擊壤歌

梅山詩集到中都囊括江帶五湖却許嚴詩編杜集

傍觀應作丈人烏

原注近承以梅山集見寄惡語亦有一二編入

少日清文結主知齋壇授鉞及耆願人生得意今如許
須信窮人不是詩

未收一和王宰見戲二絕

南浦晴來漲綠波他鄉春事已無多禪心總作空花觀
孤負尊前一曲歌

風來瑟瑟暮生波雨後堦前榆莢多隔葉黃鸝漫愁思
定應春晚不能歌

和林正甫韻

門外東風自在狂雨晴深院日偏長鳴鳩喚婦聲聲切
賴是年來已沐腸

間關得侶情尤重冷淡論交味更長縱使出門還有礙
幾多世路險羊腸

和遇太學三友

師門泰華一高峯天遣雲龍處處逢肯贈明珠須及早
蛾眉端不浪為容

和漢老弟留衢

眼中犀角無餘子膝下荆蘭總一般縱有家聲報消息
未如一見始心安

贈耘老弟韻

夜永青缸一點明雨聲着瓦似荷聲何人高臥西牕下
先覺涼從枕簟生

漢老弟寄和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韻十絕

因和之

自笑為容非白璧從渠入耳有黃華一行作吏渾無况
兩眼新來病有花

風前無賴花飛急少待須臾莫倉卒不堪姚魏遽飄零

尚有醪醑能秀發

春盡園林鶯懶喚日長官舍雀堪羅二毛老去渾無用

一掬愁來不奈多

幾多白白與紅紅爭似淮山小桂叢簿領沉迷春又過
柱教二十四番風

有酒不澆墳上去浮花浪藥何須數營巢燕子恰迎風
逐婦鶉鴝還喚雨

割雞自嘆非初意有底_律徊絆此身官事未知何日了溪

邊誰識望雲人

三春已過二春了十日那無一日晴已是飄零成老醜
更憐行樂負平生

照坐彫盤花一族滿甕蒲萄酒新綠那知身後更浮名

若論眼前不翅足

莫將楊柳輕攀折人生會少多離別芍藥留殘十日春

杜鵑啼破千山月

十首新詩逼黃絹數行妙墨寫烏絲摩挲老眼還驚顧

文采珊瑚闥陸離

和人二絕

眼底羣山入望來
攬天蒼弁獨崔嵬
年來懷抱誰關鎖
祇傍登臨醉裏開

廣文官冷復誰堪
心事無人可共談
好雨忽來詩興動
苦無才調却懷慚

蚊蟲

嗟予意廣與才疎
天下何當貯一慙
原注孟郊蚊詩有安得天下慙之句

盡把饑蚊羈海外
却驅一世入華胥

賦形微細在汙渠
終日營營為腹虛
貪吏貪民膏血盡
不知何計與驅除

過南京

三蘓當日振英華
下榻相看意已佳
太息樂全無復見
舊廬聞屬小民家

迴至南京聞杜鵑

夏木陰陰四月天
傷心滿目舊山川
還轅已落春歸後

始到南京聞杜鵑
將至泗州聞杜鵑聲甚急

長淮准擬濯塵埃漢節何妨一往回
杜宇不知歸路近
樹頭聲急更相催

謝楊仲才惠芍藥

何人金印漫垂腰赤脚憐濃不解嬌
老去不因花妄想
沾泥柳絮似參寥
原注花有名金繫腰倚欄嬌者
白玉盤盃自一家
春工雕琢蚤萌芽
品題况有坡翁句

除却姚黃說此花

回首龍山憶孟嘉詩成醉墨帶烟霞
風流多謝佳公子
遣贈揚州幾度花

南坡種芍藥

錯盤根塢似苞桑細細分來巧作行
且趁秋灰浮季瑄
更教冬線受微陽
卯石周圍也自佳
茆亭穩着不須奢
何心更作揚州夢
十里春風萬本花

南坡地脉生來瘦根墜移栽却要肥說與園翁須早計
莫教春事與心違

黃然公圖南學長有詠梅十五詩各指名其處所且書
詩盤射以見寄因賦二絕句謝之

詠梅誰復擅詩名梅與詩人自有情說盡梅花隨處好

喜君詩句似梅清

梅梅格孤高不待誇暗香浮動影橫斜箇中風味誰相稱

只有西湖處士家

昌黎書和廣文俞同年賀太守祈雨有應四絕

休詠詩人大小東豐年雨意十分濃使君自是為霖手
不遣昌黎苦訟風

三登從此數淳熙一雨災官遂霽威綠閏田疇今已遍
涼生殿閣故應微

人言歲稔催科易我念民貧積欠多政拙不歸嗟已老
空餘一飯愧廉頗

絳帳才華溢彩牋誰嘲晝寢腹便便側聞已上中和頌

試請重歌相府蓮

余帥淮西下車纔十日移東漕二絕

安得絲毫補吏民下車纔度十朝曛却慚父老相留戀
卮酒爭持壽使君

多少邦人意慘悽出郊雲淡楚天低馬頭漸指淮東去
回望孤城落照西

和萬舍人分惠鱉魚

昌黎集裏知名久山海經中取喻何柱後惠文渠勿恃

只今散地亦報戈

怪形未免遭支解香甲還應即鼎烹便與庚桑登俎豆
何如郭索自沉行

舒州清明二首

架竹編茅數百家柴門隨分映桃花春風不辨舒州杓
習慣淮鄉木杵茶

試著輕衫問曉晴野棠花下有清明不如獨上江樓去
坐聽春潮送艣聲

坐齋春以雙梅二枝送郁簿小詩見意

連枝並蒂更同根結實雙雙向小園調鼎異時知有伴
相期携手上天門

六月二十一日戊寅率同僚詣登源祖廟迎英
濟禱雨是日也雨隨車至越翼日己卯繼之中

宵方霽自辛巳至於乙酉遂沛然霑足丙戌送
神因書二小詩以紀靈異

萍號起雨風頭好禾稼如雲水面肥從此豐年無一事

前歌後舞送神歸

催科太拙愧無功撫字徒勞技已窮正直却應神誤聽
祇憑香火報年豐

端午日被旨禱雨天目山次日至臨安縣道中
伊軋藍輿度翠微蕭疎甲隊小紅旂杜鵑強欲知人事

苦苦聲聲勸我歸

綠林深處囀黃鸝光景渾如初夏時尚覺風頭能瑟瑟
却憂雨脚反遲遲

借簿尉過石照山禱雨

紫金巖電間閃爍寶網香雲時吐吞
況有降魔大圓鏡
豈應旱魃更遊魂

怪生斗水蓄風雷喚取神龍睡
覺來火急共為詩準備
却愁頭上雨相催

野火燒渠經幾秋却將光彩閔深幽
塵中縱有人磨鏡
俗狀年來我亦羞

前和再和

向來赤地增愁嘆更遣蜚蝗恣噬吞
稽首願天憐一雨
只今未定有驚魂
一聲破柱走驚雷割得乖龍左耳來
海水蕩雲疑欲立
電光搖幟更煩催

石應皮裏有陽秋千載潛光待發幽
說與山靈呈伎倆
試令回顧合包羞

再和

白虹貫日憐精爽黑蛟擎雲怪吐吞
急雨翻盆天借潤

摩娑秔稻與招魂

墨雲沃日度輕雷滿載隨車白雨來更好夜涼工杼軸

籬根蚤有候蟲催

百箔蠶絲麥有秋田家此樂最閒幽萍號莫敗西成好

里社溪毛或可羞

二絕句

問龍乞水龍何惜縱令一雨纔涓滴但願羣公坐廟堂

且與慶元調玉歷

山石崎嶇路覺遙望中天目得能高洞霄雙徑無緣到

從事何妨我獨勞

原注時被旨者三人
余被旨往天目最遠

十五日看梅花上雪銷已盡

聞訊春風笑語溫軒眉花柳自村村月娥不肯空歸去

先為梅花洗睡昏

素面青娥月裏回舞闌香汗粉融腮洗粧懶趁霜鐘早

直待扶桑金鏡開

和人紫笑花

紺苞紫暈別家春不屬東君自寵珍
文室維摩元不病何妨時有散花人

和漢老弟夜雨詩

蠟紙燈籠雲母輕近來勾我睡
魔生醒來驟聽空階雨疑是糟床壓酒聲

再和

眼看世事一毫輕莫把浮名絆此生
却笑彭城風雨夜枉教松竹作離聲

再和

掩卷支頤萬慮輕家風元是魯儒生
短檠已入秋堂露對榻猶便夜雨聲

再和

雨催詩興筆頭輕飯顆休嘲太瘦生
華動淋漓清夜酌竹分瀟灑暮簷簷聲

再和

紛紛萬事醉中輕金石論交仗麴生
鼓吹縱無蛙雨部

歡呼時和隔墻聲

次日出山又雨

一夜龍池霹靂飛萬山連雨出重圍莫愁隨步衝泥滑
且得餘涼送我歸

和漢老弟雪中對梅

雪樣清虛玉樣溫桃花麤醜杏花村可能臘月頭開盡
却恐春風眼見昏

雀抱寒柯牕弄影鸞窺清沼粉勻腮年來懷抱渾闔鎖
為爾眉頭得好開

再和

青女催裝試手溫雲移步障到江村盈盈欲露含羞態
便面還教月斂昏

舞翻綠羽雙垂帶酒引紅鱗半暈腮却是月娥憎獨步
故教瑞葉一時開
巧為詩翁一笑溫白沙翠竹暮江村天憐孤秀教松伴
一愛清香洗棗昏

先春破白風回面半夏傳黃雨着腮俯仰年華共流轉
不愁無酒且顏開

仲南直學太夫人尊壽八十一適與余老人同

庚至壽日以綠橘眉壽春為壽小詩代簡

洞庭霜橘遣分珍以侑西山眉壽春

原注酒名

此日吾親應

念我請君歸遣太夫人

魚袋山

山名魚袋不尋常正在西瑩水口傍往日先君親指似

果然紫綬印金章

近以續筋丹并瓜瓠送珣禪師師有偈因和

此身非我何由病識破還渠大夫毒藥故應無用處不

須錯認作醍醐

塗毒鼓中初未有維摩室內本來虛腦門一服須教裂

試問禪師噉得無

欲將何物供齋盂慚愧初無乳與酥滅盡世間顛倒想

元來烝鴨是烝壺

崇上人携育王書歸行化因以山偈勉之
問訊維摩遣化來上方香積甌生埃何妨試向朱門去
會有青蓮一朵開

南坡牡丹今春大為風雨所厄遂稽勝賞世事
至於不如人意十常八九因記古詩有花發多
風雨人生足別離之句惻然有感廣為十詩云
桃李用事能幾日東風笑人雙鬢華不須安石愁屢費
趁晴快賞洛城花

惜花常恨日不足無奈春歸太倉卒牕前喚起不關渠
欹枕無眠待發
安得萬斛蒲萄波一時快瀉金叵羅眠底春光看有數
花前樂事苦無多

千朶桃黃并魏紅簇簇坡頭羅綺叢更須殷勤油幕護
旁邊恐有妬花風
空花過眼隨塵土不如意處何須數一春數到牡丹時
坡頭日日風和雨

讀書不知頭白早却是儒冠多誤身陸沉黃綬非吾意
慚愧東西南北人不改意氣何如
未知今自定何日道是好晴難得晴來怕春風花底散
歸愁暮雨樹頭生

花藤肩輿繡簾簇壽母顏紅雙鬢綠桃李陰中五弟兄
起舞團樂歡意足

有花堪折且須折政愁春盡難為別官期促我不少緩
強道千里共明月

我輩不比少年時陶寫政賴竹與絲勸君莫種南塘柳
只為行人管別離

和鞏使君謝開府送牡丹絕句

東君屬意鶴翎紅喜入先生矜睽中蝴蝶亦知春事短
向人栩栩戀芳叢

和陳倅寄南坡牡丹詩

功名悔不知津早自理菟裘吾欲老不論花木四時春
坐對溪山終日好

問人執戟明光宮何似醉鄉時一中春來百物不入眼
賴有姚黃并魏紅

花間待公來亦公歸花亦隨鳥有鳧鴻忽墮寄新詩尚
憶花前同舉酒

剪牡丹有感二絕

青帝工夫在牡丹花開時節奈春殘坡頭况有狂風雨
莫惜金刀剪取看

剪却牡丹春事休鶯應惆悵蝶應羞綠陰滿地無人見
倚遍欄杆獨自愁

謝昕公取送藏經

足躡經樓步步高知公取送辭勞不它生佛會同携手看
放光明禮白毫

慈氏院僧了通欲以常庵所書嵩明教尊僧篇
付諸剞劂以永其傳以廣其流布居士懽喜因
為說偈言

明教宗風留紙上常庵心法見毫端若能於此能三省

成佛原來總一般

自餘杭至都下終日雨隨轎來但微細不能滂

沱耳

小臣安得雨隨車聖主仁心天地如一念九重先感格
百神効職敢躊躇

連日雨遂阻到草堂用前韻寄意

草堂松竹着寒輕晚歲相看益友生今雨不來增悵望
却煩鐘鼓報晴聲

傷春

一見花開一淚垂花飛有底急風吹自從臘後梅花發
愁到牡丹開盡時

芙蓉盛開

溪山明處開三徑松桂叢中擅一柯天借纏頭三丈許
紅雲不盡綠雲多

憶南坡芙蓉

宦遊木末搴芙蓉祇有埋頭簿領叢悵望家山天樣遠

萬枝相映落霞紅

柿熟園夫不採可嘉

飛鳴爭啄頰虬邠木抄斜陽幾點鷓紅葉堪書收拾取
不妨分付鄭虔家

同兄弟小飲

寒擁紅鑪酒味醇杯盤羅列鬪時新却思三十年前味

只有鹽齏是故人

原注是夜亦以鹽齏薦酒

以長慶集送潘接伴

樂天長短三千首唐室聲名四百年大字正堪遮老眼
向來刻畫恐無傳

余在吳門再刊此集

妙處由來識者難詩盟千載不應寒牙籤縹帙重拈出
付與詩人仔細看

試筆

將軍萬里託封侯太史何須嘆滯留骨相生來無燕領
毛錐且復事蠅頭

聞爆竹

慣憑詩酒弄光陰
秋月春花伴醉吟
不覺年華成晚暮
一聲爆竹忽驚心

郡驛阻雨

狂瀾公獨障東川
忠力能回尺五天
千騎出遊應雨止
尚須燈下理殘編

數日官兵來揀軍
轎直拘還殆盡
一出不可欲

往見鮑倅湯倅如隔千里
因以四絕叙情

官揀羸兵教控弦
出門寸步即拘纏
蚤知行路難如此
遊宦當初不着鞭

天寒東郭猶穿履
路澀西家不借驢
近日外間風色惡
不如閉戶且觀書

在陳晚矣嘆歸歟
似覺年來氣味疎
有飯不嫌長脫粟
無車那說更求魚

不惜頑軀走路塵
祇愁徒步長官嗔
何時竹杖芒鞋去
還我江山自在身

再和

不到蘭扉月又絃思君無奈寸心纏今時迺有晏平仲
甘願親身為執鞭

宦路半生直跋鼈詞場未技止啼驢南山縱自能招摠
北闕如何不上書

春末墻頭梅偃蹇歲寒牕外竹蕭疎廣文一味清貧耳
甌有懸塵釜長魚

滿城數日庾公塵性惡藍田易得嗔莫恠向人多白眼
祇緣錯見宰官身

春大閱望郡圃齊雲樓悼亡

簾捲齊雲春墓天綠陰都放淚痕邊去年此日憑欄處
不見騶鸞駕鶴仙

中秋夕約二臺待月於齊雲樓夜深月方出亦
未免有微雲掩映也

月娥不管夜深寒碾盡樓頭白盤却要浮雲作帷帽風
拳時得一斑看

雪後園中探梅得數枝

天人戲剪六花飛却訝江梅開較遲自是東皇私有約
故教林主緩為期

偶見梅一株開花特大標格莊重尤可愛可賞
世人譽梅必以清瘦斯豈不易之論耶

玉環天與十分肥弱骨豐肌不自特一曲霓裳何足道
承恩應不任風吹

無賴風前萬玉妃為誰春瘦不勝衣信傳隴首香仍在

雨暗江南子始肥

送藕

白藕分甘來玉井碧筍薦酒吸鯨川雪霜笑逐金刀落
便覺橫塘在眼前

和林子長送藕詩韻

玉井蓮花十丈長如船藕實得分嘗碧筍象鼻誰相稱
玉骨冰肌分外涼

冷淡論交味正長芡盤嘉藕欲同嘗扁舟訪我須聞早

莫待西風八月涼

和簽判建平書懷

堪笑夔蛇不自憐
漫勞胷次險山川
仕途醉眼青紅亂
何地強分愚與賢

箕歛陳逋不問年
里胥促迫政騷然
闕譏在野重為穿
敢望公家不稅厘

只欲昏昏睡晚晴
驚飛蝴蝶夢難成
憑誰彈取山禽去
厭聽牕前聒聒聲

冷笑微官已倦遊
未哉斗食尚遲留
長裾懶向侯門曳
任爾兒童笑拙鳩

新來花鴨也能言
蒼狗誰知又變遷
不覺書空成怪事
未應嗔甚笑藍田

郁簿詩來記向來
訪逮小酌家釀一兩日
又將全熟矣用韻為約

酒紅拂拂借蒼顏
一笑忘形爾汝間
早晚小槽新釀熟
能來把酒對南山

家釀新熟分送小壺

酒熟黃花亦解顏
糟床聲落夢魂間
一壺往助齊眉餉
莫遣新愁上遠山

再和

簿書朱墨祇愁顏
毋溷維摩丈室間
俗子樵人顏料理
為言爽氣在西山

再和

病起梅花未破顏
無言空伴小軒間

原註軒名早梅

也知不是

緣詩瘦却笑相逢
飯顆山

漢老弟寄詩三絕
情見乎辭使人愈增離索之

感依韻和其詩

坐畫寒灰一豆紅
梅花牕下膽瓶中
只應相伴黃昏月
情緒憐君與我同

送盡飛鴻眼欲穿
家山政在落霞邊
快來幸有梅堪折
莫待相將柳欲眠

屋頭鵲喜報佳音
鴈足書來抵萬金
一筋庖珍真念我

朝來食炙有牛心

和韻

^黃萬髮相看萬事休却愁踪跡又萍浮不須屢費譏安石
有客還曾似此不

再和

四時甘味著邊頭百斛船中酒拍浮但得有錢能辦此
何須左顧羨餘不

乘興過道院竹輿上再和

莫為彈冠忍一羞人生富貴等雲浮遙憐城郭重來處
得似山林獨往不

和林正甫遐思湖上麗人絕句

風前柳逞腰肢活雨後山橫眉黛長欲把西湖比西子
却成畫餅挂空腸

再和

漢苑梅花粧額半章臺柳葉畫眉長恐因巫峽能來夢
莫學蘓州枉斷腸

洒掃無礙室

太息仙翁了俗緣竹軒初日似當年不禁路凍新霜滑
一誦遺詩一黯然

林友畫釣臺

橫足論交萬乘輕富春山水足平生從教太史占星變
自是難忘故舊情
故人昔有劉文叔此地今餘嚴子陵行客漫懷千古昔
相逢林下一何曾
四海斯文一范公雲山江水兩爭雄舊碑可惜隨煙燼
新刻摩挲恐未工

過永城

河南名縣固多矣有底永城天下聞大抵地因人後重
固知千載有知音

和漢老弟病起

牀頭讀易編常絕紙背題詩字半斜示病維摩元不病
不妨丈室散天花

不說文十六日舟中送何同叔

乍拋玉節去朝天分袂江頭却黯然只恐垂虹亭上月
今宵不忍十分圓

因以卜得集賢回字

奔走年來已厭頻那堪萬里抗邊塵集賢說道虛傳耳
慚愧中朝第一人

廣東漕王僑卿寄薔薇露因用韻

薰鑪斗帳自溫溫露浥薔薇嶺外村氣韻更如沉水潤

風流不帶海嵐昏

美人曉鏡玉粧臺仙掌承來傳粉腮瑩徹琉璃瓶外影
聞香不待蠟封開

田家嘆

麥已化蛾猶未打蠶雖作繭不堪繰一年活計今如許
只望西成我廩高

山前雨脚如麻下田裏水頭猶屋高祇恐無秧可重插
農夫相視敢辭勞

崇文閣春暮

紅紫摧殘春又歸，獨憐楊柳綠依依。
無亂絮因風起，漠漠晴天有雪飛。

二子往赴漕試，意頗念之二首

應為^槐檣黃蚤著鞭，擬隨鵬鷲上秋天。
老懷已覺功名誤，只欲兒曹慰眼前。

三年大北搏鵬志，五日修途舐犢心。
齊奪錦標非分外，龜泉從昔慶源深。

往雞山視曹甥營母墳夜歸

軋軋藍輿出暝途，鑄錢塢裏驗青烏。
忽然月在千松頂，影落瓊瑤滿地鋪。

原註墳地在鑄錢塢

仲本寄示詩軸，中有臘前觀雪見懷之章，具感

真情也，繼韻以謝

誰戰玉龍看逐北，尚驅鹽虎欲征西。
有人獨立城頭望，一派寒光在乳溪。

飯後過南坡觀雪二絕

晨觀已落園翁後飯已來時計一疎太息若曹誰領會
更教能賦總輸渠

扶筇行雪又尋梅花下衝寒要一杯好事有誰能問字
可須能載翅生來

微雪

霏微小雨灑通宵慘淡寒雪覆麗譙盈尺未成平地積
六花應在空銷

七月三日到鎮江欲過金山始登舟暴風雷雨

忽大泊抵寺岸則少霽矣回舟晚晴却遇便風
忽然天外片雲飛風雨連江浪濺衣一笑江神真戲劇
晚晴依舊送將歸

十四日雪復作

行令玄冥不敢溫一天雪重壓江村我慚白雪翻已曲
天為黃茆洗瘴昏

寧是因風搖柳絮又還扶雨着梅腮先生擁褐方高卧
惡客敲門勿與開

連日將行泥塗風雪因作二詩一以自嘲一以
自解

薄宦才堪雞肋比泥塗風雪不償勞折腰始悟青衫左
到底山林一着高

天公憐我太徒勞為散冰花洗鬱陶翻覺藍輿清興動
風流不減剡溪高

二十南坡再賞菊

扶杖坡頭日幾回半醒半醉為花來只愁秋老風吹盡

更向風前把一杯

移官舍菊種歸園中

慙勤分去幾株菊官滿聊為三徑資不是園葵何用拔
且無薏苡莫相疑

南坡丹桂五株齊開

秋風丹桂共徘徊應是姮娥着意來端為五人俱赴試

五株故遣一時開

原註今秋主簿兄
以下五人赴秋舉

南坡丹桂六株一時放花真佳兆也中秋節當

率諸生同賞

六株丹桂一時華此去蟾宮路不賒莫惜中秋同一賞

明年好事總吾家原註來歲科舉

菊少花

菊不能言意自嗟淵明底事不還家東籬不負它時約

看取樽前賸著花

和吳升之巖桂

一笑姮娥不問金詩人未見已披襟秋來想動蟾宮興

敢向風前徹夜吟

夜夢有人惠絲鞋一雙次日報除左史

官職原來莫浪求絲絢夢裏有誰投帝庭入侍應須此

果應恩除在仲秋

夢中作蠶繪詩

香蠶擣就有餘辛細縷初飛白玉鱗莫遣佳人頻下筓

翠娥深處要人顰

詠古詩

柳子脂韋不佩弦癡心附麗老羈纏
廉商浪說能為市吏賈由來却悟鞭

杜曲詩翁霜鬢鬚誰憐三十載騎驢
五陵車馬輸年少枉讀平生萬卷書

韓子其人倔强歟羣兒頭角久相踈
也知自是屠龍手溫水難教戀小魚

斗酒金鑿筆下春脫靴力士幾曾嗔
後生不謂尋常事驚怪先生膽是身

前和拒霜詩似亦少貶再以一絕慰之

巖桂撓先還寂寞菊花殿後尚爛斑
却應獨占西風好乞與佳名秋牡丹

姜總管相送至掃溪三十里夜雪中留別

相得詩人我與公浙江從此隔西東
年來已是難為別更在山中風雪中

杯酒淋漓意氣傾離筵唱徹短歌行
翻然解纜人歸後獨自蓬牕聽雨聲

一麾又指浙西州千騎東方且上頭已約好山供望眼
更煩飛雪送行舟

文籍遭水

魏冠廣厦誦虞唐原註先生頃在經筵冷笑諸儒屋壁藏卷軸隨

車雖土苴末流浸潤尚隄防

槿花詩

西殿涼風合斷魂玉奴終不負東昏縱然榮落纔朝暮
也是曾承雨露恩

翠袖紅裳細錦袍紛紛兒女鬪妖嬈千枝萬朵遮人眼
誰覺榮枯在一朝

光陰占取入秋來料想西風費剪裁朝暮相催君莫問
一邊零落一邊開

草中漫說千年潤花裏休誇百日紅畢竟有生俱有盡
大椿朝菌得無同

飯有沙二絕

東西斷渡欲浮槎朝來絕市無魚蝦我倉濕穀春不得

客米炊來飯有沙

厨人淘米不淘沙豈為先生惜齒牙烘穀旋舂供晚爨

瓶儲未可笑陶家

舟中重午絕句

筠筒角黍楚人悲節物驚心此一時不作板輿迎侍計

被讒真欲弔湘纍

久不到南坡

何許瀛洲更望登田園日涉與吾曾怪來松菊荒三徑

底事歸兮却未能

南坡雜詩

三徑應緣二仲開定交笑指歲寒梅却嫌桃李無區別

下有成蹊俗客來

原注夾徑植梅

澗下初驚鬱鬱時十年春雨舊相知君看稚齒昂藏處

已有蒼髯老大姿

原注澗下移松

先生壠上帶經鋤一雨朝來土脉蘓盈尺槿籬須補綴

鄰翁殊未識龍雛

原注補籬護笋

太華峯頭開玉井若耶溪上識紅粧要遣秋風開菡萏

急須春雨漲池塘

原注鑿池種蓮

靖節門前盡日垂清風千載意誰知折腰五斗非吾事

慙愧輕儂一小兒

原注庭前栽柳

南坡雜興

咫尺南坡早得春杖藜朝夕往來頻迄今着意栽桃李

準擬它年作主人

東風已放二分春小小犁鋤手自親多少軟紅塵裏客

豈知林下有閒人

道院周圍果實皆先居士手植因長老令摘送

不勝追感再成山偈

仙翁久矣騎鯨去華表終朝化鶴來更待蟠桃千歲熟

慈顏應認手親培

和林正甫碾茶

森嚴風味變腴甘未必能祛睡思酣姑為先生寬水厄

却容歸夢到江南

金定四庫全書
卷四
肝膽由來是一家人間何許是真茶不妨更着薑鹽伴
可但丘中詠有麻

以蓮心茶送汪倅報以剝蝦佳句

十指纖纖笋透芽滿盤紅玉剝鬚蝦慙慙念我須分餉
更問鄰家酒得賒

佳句妙醞鼎至再和以謝

不為河狔賦荻芽一壺且復薦枯蝦燈花也似知人喜
來報歸期的不賒

荷葉浮錢蒲茁芽鏡潭寧是照魚蝦只今風月平分了
便趁鵬程萬里賒

別後寄林子長

幸然頭角未相踈交道從來笑耳餘短棹忽來還又去
得非蝴蝶夢周歟

安奉觀音

優鉢曇花果有花不緣詩酒到君家聞思大士應嫌汝
枉費精神詠綺霞

和耘老弟喜衢得第三男

天教英物照階除又勝徐卿第二雛
會見五男并二女宛如合璧與連珠

覽鏡有白髮

拂拭青銅照病顏
勲名正墮渺茫間
綠愁白髮三千丈
蚤已朝來見一斑

割雞何惜用牛刀
老大無心賦畔牢
多少少年騰上速
幾人曾得見霜毛

和林子長惠黃芥

小摘情親自履畦
負霜含露未秋時
綠菜白薤何須說
潘岳當時恐未知

自鋤稀甲細分畦
憶在西山獨往時
便把須彌藏芥子
箇中境界有誰知

謁先祖墓

欲知吾祖慶源深
山下龜泉色更澄
况有西樞銘誌在

吾詩正好刻碑陰

原注章樞作先祖墓誌有云龜貯寒冽源深流長允矣虞公子孫其昌

欽定四庫全書

尊白堂集卷五

宋

虞儔撰

制

徽州績溪縣英濟王第九男封侯制

朕惟有道之世百神受職眷惟乃父有子九人何八龍
之俱侯而一蛇之失所既旱乾水溢禱而必應宜威靈
氣燄久而愈彰爰錫褒封以慰民望亶為異數尚克欽
承

王補之除大理少卿制

朕惟王制有云刑者侓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
焉天下之獄至于大理極矣苟五聽之不審三刺之不
中則是使斯民終于無告而已朕甚憫焉以爾持心近
厚議法不私典州則人懷惠愛持節則吏畏精明故擢
從樞屬之聯俾貳棘卿之列往哉惟欽以究所長朕于
用人惟才是擇歷階而升自有近比爾尚勉之

韓霖叙復成州團練使制

朕惟賞罰所以示天下之公一予一奪初何心哉爾昔
任總戎不能撫士郡將以聞既麗于罰閱時之久實應
叙法還其兵團匪朕之私徃服新命益思省循

時汝翼大理評事制

朕惟廷尉有評實司議讞凡四方之訟牘紛至必躬閱
之獄之當否罪之輕重蓋關決于此惟明惟敏乃克勝
任爾尚勉之

葉冀兩浙運副制

朕惟國家駐蹕吳會凡兵儲民食與夫吏廩所以仰給於漕運者何可勝計豈他道比哉爾人門之美見推縉紳持節把麾輒上課最郎闡省戶俱著休稱肆疇已試之長首在選掄之數質諸僉論謂汝為宜載陞延閣之華庸示建臺之寵其徃盡乃心舉乃職毋乏吾事有以風厲諸道俾朕無愧於知人之明則惟汝嘉

胡大成都大茶馬使制

朕惟朝廷立互市之規而川陝乃置使之地孰將隆指厥有周材爾心計䟽通吏能強敏分符列郡夙推共理之良持節外臺益振祥刑之譽爰陞華於內閣庸筦權於西州惟懋遷貨居斯盡摘山之利而協和種落乃能空馬之羣宜體眷知勉臻來效

李景和將作監制

朕惟自即位以來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益欲躬行節儉以移風俗與漢之文帝匹休故匠監之設於事為簡昔號煩劇今為清選爾視時流乃有用之材謂

天下無難為之事剖竹近藩其游必恢乎餘地握蘭郎
省若佩玉動則有聲比者將命出使無幾微見於言面
抗旌萬里形勢在目後日恢復中原掃清上都左宗廟
右社稷面朝後市營繕之制固已洋洋然動其心矣往
祇新命以規來效

郭倪殿前都虞侯制

朕惟周廬千列爰肅宸居禁旅萬屯載謀總帥孰堪是
任今得其人爾三世將才屢朝勲閎激昂自奮豈惟能
讀父之書持重有謀蓋深識事君之義推轂膺閫外之
寄運籌收堂上之奇大江以東壯金湯之設險長淮以
北洎草木以知名備殫夙夜之勤期赴功名之會輟從
騎率晉陟巖除太微左垣厥有爪牙之士文昌上將是
謂腹心之臣豈曰叙遷實以勞選惟律身乃可申軍法
惟潔已斯能服人心勉紹家聲毋廢朕命

朱子美閣門舍人制

朕惟彤闈華閣以肅朝儀其間列屬亦必遴選爾奮自

右科被服儒雅嘗在選中茲庸申命惟有禮以導人之
恭有法以繩人之慢守斯二者則為稱職

林伯成閣門舍人制

朕惟比年以來凡筮仕于彤閣者必試而後授遂與館
職齊驅其選益重爾嘗得雋右科比召試于西掖落筆
風生既徹朕覽有可採者其祇成渙以踐厥官

林管閣門舍人制

朕惟上閣之華日侍清光聯事其間可謂榮矣爾奮自
武科蔚為選首官于右學亶有休稱不試而授人孰謂
爾為不宜哉

曾炎林楠並右司制

朕惟文昌乃政事之本有一日萬幾之繁中臺分左右
之聯掌二十四司之事猶振領而挈裘殆舉綱而張目
必得其人乃勝厥任爾炎有當世之志遇錯節盤根始
見其長爾楠推古人所為真璞玉渾金莫名其器俱懋
經綸之業備殫中外之勞而用之未盡其才惟恢乎必

有餘地以回翔於省戶宜序進於都公寧惟稽厥從違
毋俾庶官之曠要使熟於聞見以為待用之資既簡深
知何庸多訓

信王孫換南班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制
朕惟歸內朝供奉之班職東宮羽翼之備庸親近屬益
廣殊恩爾信王之孫成國之子既制之終而年之及宜
祿之厚而秩之優然得之易者必驕維守以謙而可久
其欽承於朕訓以徼福于宗祊

權工部侍郎萬鍾中書舍人制

朕惟中書命令之地舍人詞翰之官極一時儒者之榮
聯兩禁侍臣之選不試而用今得其人具官某蚤負才
名老于文學通夫國體是宜政事之與聞一哉王心不
但語言之獨妙自登禁路深簡淵衷朕惟欽播告之修
要在謹樞機之發問崔琳以今事罔或不知追仲舒之
古風斯為稱職有如卿者何媿昔人豈應袖手于鳩工
亟用演綸于鳳掖當使山東癯老扶杖願觀庶幾河北

武夫聞風雪涕修而書命贊我恢規

張濤中書舍人制

朕惟中書政事之地舍人翰墨之官厥選甚艱莫如已
試具官某學如游夏才似常楊曩聯禁路之華嘗掌植
垣之制藉爾討論潤色自成一家維時號令文章同風
三代自出領藩宣之寄豈厭直承明之廬其代予言孰
稱朕意肆朕嚴召趣使來歸有如前席之思久不見賈
矧茲弄印之久無以易堯正資播告之修更賴論思之

益官雖仍舊命則維新亶于老成奚煩多訓

同知程松父九萬特除集英殿修撰制

朕惟明有國善善之風謹古訓親親之義得人而用灼
知移孝之因推本而言益見教忠之效茲有成命形于
贊書某官父某蘊當今平治之才負邁往不羣之器頡
頤仕路先豪俊以著鞭際遇清朝視功名猶唾手分符
典州則最課輒上杖鉞分閭則威名遠聞聿觀賢嗣之
飛騰力以親嫌而引避九華勝踐暫韜斂於風雲萬里

宏程自優游于歲月琳宮均逸錦里推尊眷家學之有
傳簡朕心而大用是為有子方正位於樞廷豈不懷卿
爰陞華於秘殿亶為異數孰謂彛章念本朝曾不數人
良深嘉歎在一門實云盛事宜有光華其亟欽承以永
終譽

王容起居郎章良能起居舍人制

朕惟左右史之並建所以記人君之言動垂之萬世以
為信書其責顧不重哉爾容萬言之策嘗冠倫魁粵自
典州晉登郎省爾良能華國之文見推士類細書東觀
兼直北扉即其識技之優庸在選掄之數爾其務存直
筆君舉必書庶幾朕每臨朝有以自警

龍井惠澤廟加封制

朕憫今歲之旱靡神不宗惟南山之南井有龍焉韜歛
風雷貯儲雲雨亟命黃冠徃投符簡如響斯答曾不旋
踵膚寸之澤彌天之潤何其神耶朕甚異之肆加顯號
用侈侯封其欽承厥命以永佑我農人

某神父母加封制

朕惟某神之廟揭虔妥靈司境內水旱之柄凡有禱輒應封爵所盼不敢違其父母蓋終慶羨祥有自來也

某神加封制

朕惟今歲之旱嘗詔郡國各禱于境內之神厥既應荅如響歲事以之不害于成有司以告封爵所宜加也朕不敢靳

劉述陞郎中制

朕惟郎官上應列宿士大夫之高選然必稽其資歷而後正其位序蓋吝之也否則員外置耳爾器質醇茂才猷膚敏踐揚滋久闕閱尤高既列属于秋官宜陞華于六品國有彛典匪朕爾私其思所以報稱者勉之

任清叟陞郎中制

朕惟郎員有中外之間蓋官簿有深淺之殊其在公朝具存彛制爾人文兼美闕閱素高出膺剖竹之榮入振握蘭之譽參稽銓部無非累日之勞協贊地官其正列

星之位宜思報效稱我褒陞

俞豐除待制宮觀制

朕惟眷吾法從遽騰告老之章錫以贊書庸示貪賢之意具官某才猷膚敏學術深醇備殫中外之勤綽有老成之望粵繇睿簡亟上禁途西掖演綸咸識王言之大右銓典選果聞流品之清乃勇退之深堅嘗勉留而莫肯爰陟西清之侯對姑陪列宇之真祠豈特都人又起賢哉之歎當今朝士共談知止之榮

邵文炳待制宮觀制

朕惟均秩祠庭宜謂優賢之寵陞華延閣有嚴次對之除眷吾侍從之臣爰渙絲綸之渥具官某蚤安靜退晚躡清華多識博聞洞貫九流之邃高文大冊蔚為一代之雄視草北扉代言西掖晉勸金華之講載抽石室之書備簡深知益將大用乃以晦明之疾力祈香火之歸顧當饋之歎方興豈容輕去而長者之言不妄姑徇雅懷

右文殿修撰蔡戡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制
朕惟士大夫出處亦何常之有哉爾杜門有年矣今朝
廷謀帥一旦翻然乃為朕行得非有所抱負未究設施
思欲有以自見乎惟桂林南越一都會外接西廣六番
南連交趾九道其責任也甚重升華秘殿姑為爾寵若
控馭之略綏撫之方爾益優為之矣惟母日迫而後動
不得已而後起欽哉徃盡乃心舉乃職以無負予委寄
之意則惟汝嘉

揚文昌將作監丞張瑄將作監簿制

朕惟躬行節儉以移風俗凡宮室苑囿未嘗有所增益
然而匠監設屬有不敢廢者亦以蓄儲人材待用焉耳
爾文昌出於紹興勲閥而能佩服儒雅爾瑄見謂元祐
故家而能有志事功若丞若簿其徃蒞厥職爾母曰事
有若緩而不切狃於苟簡之習必也俾工巧器械咸精
其能以副朕儲材之意則惟汝嘉

同知程松曾祖任承信郎淳贈太子少保制

朕惟人之哀榮自本根而茂枝葉天之報施若影響之應形聲朕登庸二府之大臣俾追榮三世之曾廟蓋亦本之以人情參之以天理某官曾祖某德之所積者厚澤之所施者長啓佑後人為吾近輔已陟樞庭之峻宜申宮保之褒尚克有知以對殊渥

曾祖母徐氏齊安郡夫人制

朕惟天之報施善人固自不差君之待遇大臣蓋亦有禮某官曾祖母某氏系出華族來嬪德門於法度以能循亦慈祥而可紀今吾近輔時乃曾孫登用云初追榮可後爰䟽封於大郡且正號於小君寧唯修舉於朝彝是亦尊嚴於國體

曾祖贈奉直大夫摠贈太子少傅制

朕以基命宥密之寄屬之當世經濟之賢渙號於庭既增重於國體納書於廟昭克紹於家聲某官祖某擅一鄉之評鍾九華之秀樂天知命豈其生不逢辰鏹彩埋光蓋亦才難大用曰予近輔時乃慈孫茲當圖任之初

爰舉追榮之典俾就東宮之列庸加次傅之名念考父之滋恭豈無達者喜臧孫之有後今見其人

祖母宜人江氏贈信安郡夫人制

朕惟啓列郡之封正小君之號以私室追榮之典為公朝錫命之崇某官祖母某氏系出高華歸嬪名勝乃眷樞臣之佐有懷王妣之慈蓋已䟽真食之多寧不動含飴之感魚軒象服雖不洎于前生石窀封丘尚有光于身後茲為異數用告幽扃

妻令人畢氏贈宜春郡夫人制

朕惟夫尊于朝妻榮于室古之道也若隱約之與居而富貴不及與之共人情將安忍哉某官妻某氏生德業之門有柔嘉之則能執婦道以相君子何意天嗇之年不俾偕老今吾登用帷幄之臣付之重任宜有追榮之典以尉其琴瑟之思開大郡之封正小君之號烏可已乎

趙師畢贈父制

朕惟舉明堂之祀均四海之驩眷惟侍從之臣方切劬勞之念爰敘愍典用賁壙宵某官父某德著溫恭行成信厚天潢析派惟源之深者其流長僊李傳芳惟根之茂者其實遂每篤義方之教克開似續之賢緬想生平僅止兵防之任固宜身後晉聯帝傳之班益積慶之有餘視追榮而無愧亟其告廟歆此納書

贈母制

朕惟宗祀明堂大賚四海矧予法從嘗聯持橐之班念彼母慈宜厚追榮之典某官母某氏芳猷未泯懿範深彰以宜其家供召南之祭祀克成厥子喜京兆之平反爰疏大國之封益正小君之號顧生死哀榮之際孰擬其倫想山河象服之儀儼然如在

中書舍人萬鍾贈父制

朕惟舉三歲之祀均萬國之歡眷惟侍從之臣每篤劬勞之念爰推寵渥用賁幽局某官父某積善在身陰功及物謹石氏義方之訓有味其言富孔庭詩禮之傳克

開厥後是宜有子為時顯人自葉流根或廣九重之澤
納書告廟庸陞四品之階

贈母制

朕惟舉三歲之祀均萬國之歡眷惟侍從之臣每篤劬
勞之念爰推寵渥用賁幽局某官母某氏婦道夙嫻母
儀甚著卜妻敬仲灼知五世之昌居擇孟鄰每謹三遷
之教是宜有子為時顯人自葉流根沐霈恩而罔間納
書告廟視夫爵以斯從

贈所生母制

朕惟舉三歲之祀均萬國之歡眷惟侍從之臣每篤劬
勞之念爰推寵渥用賁幽局某官母某氏夙有令儀來
歸望族挺出芝庭之秀晉持荷橐之華生也甚榮已侈
恩封之盛死而不泯尚歆褒典之行

揚貴妃曾祖贈太子少保舜元贈太子太保制

朕惟涓路寢之室制總章之筵既舉縟儀爰推霈澤矧
有女孫之貴宜追本祖之榮具官某積善在躬含章有

慶雖不逮王官之顯蓋自推天爵之高啓佑後人遂冠
六宮之寵肆盼褒典宜增三世之封爰升宮保之崇階
用侈墻宵之愍冊

曾祖母齊安郡夫人王氏贈大寧郡夫人制

朕惟宗祀明堂受釐宣室爰敷霈澤式將四海之歡乃
眷列妃宜崇三世之廟某氏族推甲冠德備柔嘉委蛇
山河之容和樂室家之慶鞠衣闕狄方啓佑於後人象
服魚軒宜晉封於大郡

曾祖母太子少傅全贈太子太傅制

朕奉承祖考升配上天既均四海之歡不專其饗况冠
六宮之列盍厚其先某官某蹈道有常潛光不耀惟種
德懋百年之計是以流長肆治朝舉三歲之詞宜其報
厚爰錫綸言之澤晉陞宮傅之榮尚克有知庶幾不朽
大祖母順政郡夫人解氏贈文安郡夫人制

朕惟哀兩儀之臨陟三后之配乃眷帝妃之貴有懷王
妣之慈肆舉彝章用頒愍冊某氏系出慶閭歸嬪德門

以宜其家應國風二南之化克開厥後啓太極四星之祥造熙事之順成豈褒恩之可靳爰正小君之位載加大郡之封未泯淑靈益昭寵數

父任保義郎贈太子少師漸贈太子太師制

朕惟躬事天之禮極嚴父之思嘉與羣生同霑大賚矧冠後宮之貴宜申禰廟之褒具官某迪德有常抱材不試世積陰功之厚鄉推月旦之評雖云鏗彩以埋光茲實發祥而儲祉篤生淑女豈特為門戶之華亞位中闈抑又衍邦家之慶其進宮師之秩以追泉壤之榮惟爾有知歆予茂渥

前母通義郡夫人趙氏贈永寧郡夫人前母蘄春郡夫人孫氏贈潯陽郡夫人母和政郡夫人張氏贈安康郡夫人制

朕惟宗祀明堂大賚四海展如邦媛宜推錫類之仁慰其母心肆舉追榮之典某氏出高華之族歸名勝之門居循圖史之言動中珩璜之節傳芳襲慶克開如子之

祥自葉流根益廣寒泉之澤疏封大郡加賁小君翟第以朝雖生前之不逮彤管有煒尚身後之有光

參政張巖曾祖任內殿承制吉贈太子少保制朕惟得詩雅維石之瞻晉階二府之列稽春秋尊祖之誼庸疏三世之封某官曾祖某昔在前朝嘗躋膺仕蚤負有為之志晚全知止之風伊爾曾孫乃吾近弼政塗直上既發冊於公朝宮保崇資爰納書於私廟慶餘所暨歆告其承

曾祖母薛氏贈信安郡夫人制

朕惟並建英豪置諸左右奮庸熙載方圖任於政塗儲祉流光爰追榮於曾廟某官曾祖母某氏德儀閑雅族望華腴躬鵲巢以起家克配君子職采蘋而承祀垂裕後昆時惟三世之孫贊我萬幾之務脂田是昨雖恩禮之惟優翟第以朝悼音容之已遠庶幾營魄尚識寵光

祖不仕懷贈太子少傅制

朕惟以賢臣而遇聖君方參大政念爾祖之修厥德可

錫褒章某官祖某積善在躬克昌厥後清德傳家之遠
陰功及物之深非及其身在其孫推原有自然本乎天
尊乎祖欲報伊何爰加宮傅之名用作壙宵之慶尚惟
精爽歆此納書

祖母楊氏贈宜春郡夫人制

朕惟降大任於是人方茲共政受介福于王母宜有追
榮某官祖母某氏作配名門交修善道燕翼詩書之訓
蟬聯閥閱之華時乃文孫參吾中鉉圭腴陪賦既䟽真
食之多象服副筭應慰含飴之感正以小君之號開其
大郡之封是謂殊恩孰云常典

父贈朝散大夫範贈太子少師制

朕惟源之深者委斯遠施之厚者報乃豐眷吾執政之
臣方祗厥命爰舉追榮之典以厚其先某官父某允蹈
古人見推流輩石氏義方之訓睠睠不忘孔庭詩禮之
傳孜孜在是爾之有子朕以為賢念簡注之素隆而登
庸之伊始參華機政既躋二府之崇班視秩官師用侈

一門之餘慶

母太令人鄭氏贈永嘉郡夫人制

朕惟以孝事君則忠事君不忠非孝偉然人傑晉參鼎鉉之司念彼母慈深切括捲之感某官母某氏克配君子篤生鉅賢益廣二南之風每謹三遷之教非此母不生此子咸推命世之材有是君斯有是臣式際興王之運推原所自欲報伊何追痛蓼莪之篇為之永歎加賁采蘋之職庸慰爾思

妻令人高氏封齊安郡夫人制

朕惟言惟作命方登廊廟之賢爵則從夫庸侈室家之慶品章具在恩禮宜優某官妻某氏族望高華風儀閑遠雅佩珩璜之節動遵圖史之言作配宗工益多中間之助進參大政斯務外朝之言直有淑聲爰加休渥正爾小君之號開夫名郡之封因以起家既應鵲巢之化與之偕老益彰象服之宜往哉欽承以保燕譽

知院陳自强曾祖少保制

朕惟孝子慈孫孰不欲顯榮其親等而上之以及於三世之廟然非二府大臣曾不得與於斯寵蓋國家之舊典禮經也某官曾祖某蹈道有常含章弗耀發祥垂祉施其孫子晉參機政兼長事樞則其淵源蓋有所自來矣追榮之澤其可已乎升自官保亞秩三事非特侈其家庭之慶亦所以慰其饋祀之思

曾祖母贈祁國夫人制

朕惟春秋之世有媯之後並於正卿推原所自蓋育于姜考古驗今益信而有證某官曾祖母某氏淑謹柔嘉宜于族黨蕃衍盛大燕及後昆厥有文武兼資之臣克任東西二府之寄始終一德光輔朕躬可無流根之澤以為積善之報乎肇開大國之封益顯小君之號茲為異數用告幽扃

祖贈少保制

朕惟衛詩有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此言種德亦由是也某官祖某隱居求志鄉黨稱賢太邱之德

可師不充于位敬仲之占有驗今在其孫乃登廟堂參予鼎鉉冊拜云始追榮可後爰自東宮之二品晉階天子之三孤用詔祖庭歆茲愍冊夫根本深而枝葉茂慶之所鍾則厥後必昌理之自然無足疑者

祖母贈申國夫人制

朕惟義所當先爰有追榮之典德無不報可忘反始之思矧真儒既亞於上台宜愍冊亟加於祖廟某官祖母某氏資稟淑茂族望華腴家傳勤儉之風人誦慈祥之訓再世而大有孫孔賢粵晉長於鴻樞復參陪於中鉉原其所自更疏大國之封沒有餘光用侈無疆之慶

父贈少師制

朕惟昔者曾參以羶薌之薦為養而非孝若國人稱然曰幸哉有子如此乃所謂孝也是故君子得時得位揚名以顯其親者豈非疇昔之願歟某官父某隱德不耀鄉評甚高詩禮之傳來自孔庭義方之訓不媿石碣成其賢嗣興于朕躬以文武兼資之才膺東西二府之寄

疏榮顯冊申贈維師人皆稱之曰賢誰不願以為子導
揚冊祝寧唯增廟室之光華尚有典刑抑又俾里閭之
歆羨歸其旣昔且非

母贈成國夫人制

朕惟大臣遇主既應風雲千載之期孝子念親深極霜
露九原之感爰頒褒澤用賁寒泉某官母某氏言動有
常容止可法宜家室則琴瑟靜好共祭祀則蘋藻吉蠲
間于兩社之封克生令子被以三遷之教為時聞人粵
更踐於政塗宜追榮於禰室念栝捲而惻愴出綸綍以
光華致爵位以起家何媿鵲巢之德如山河而開國益
崇象服之宜朕命惟行母心斯慰

妻贈滎陽郡夫人制

朕惟委寄股肱具存體貌登庸熙載既峻陟於中階警
戒相成豈不由於內助矧總帷之悼德宜綸告之疏榮
某官妻某氏挺秀名門克配君子不但禮賓於冀缺抑
亦激昂於仲卿為時聞人晉階大用令儀令色尚想典

刑之存一死一生尤增伉儷之重爰正小君之號肇聞
大郡之封用告幽局尚歆愍冊

知廣州胡紘捕徭賊有勞除華文閣待制制

朕惟撫柔嶺徼選用循良赤子弄兵要在安之而已渠
魁就戮無不得其所焉具官某兩禁舊人一時名士屬
五羊之謀帥肯為朕行擁千騎以首途實慰民望適有
潢池之盜頗聞桴鼓之鳴督捕有方甚稱在前之智略
勞來不怠靡專直指之威名用酬爾勞何爰乎賞爰陟
西清之次對以光南國之于宣當令矜寡之安居載歌
鴻雁宜廣朝廷之德意安問狐狸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父制

勅朕方訪落求助自公卿大夫各加地進律矣則推本
其世而褒大其家雖禮未有可不以義起乎具官某故
父具官某生有種德之勞而位不稱歿饗義方之報而
何其流之長也以爾某論思獻納著節兩朝肆予嗣服
心在王室非忠孝之傳有自來歟增貢禰廟追錫崇階

雖曰舊章亦以示勸可曰其在外侍從明堂恩贈父制

朕既舍爵書勞自公卿大夫以次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為之報本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周道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有種德之勤而位不稱歿饗義方之報而何其流之長也屬予初禋有嚴其報生民尊祖視古不慚而可以忘爾某之禰廟乎爰本之經宜追錫崇階非以為生亦禮之稱可

本無意

權吏部侍郎孫逢吉等明堂恩贈父制

勅朕既舍爵書勞自公卿大夫以次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為之報本雖禮未有獨不可以義起乎具官某故父

具官某生有種德之美而位不稱歿享義方之報原注

友章頴父云生為才大夫而用不盡歿為賢考而何其流之長也屬予初禋百

執事在廟爾某不但駿奔匪懈而敬之顯思之戒日徹於聽聞也劬躬燾後非爾素教之所自來歟追錫有彝爰進厥秩非以為生亦德之稱可

興州統制祿禧牧馬賞授武翼郎制

朕惟軍中牧養之令歲稽其殿最之數而賞罰之爾善於其職而不乏吾事主帥以名來上何愛一官不以為爾寵乎

王思誠宋安世為壽慈宮職事有勞特與帶行
遙刺制

朕惟定省重闈弗敢少怠晨昏之念惓惓以之爾等祇奉無違恪勤是務慈顏有喜朕心則安爰申叙於賢勞俾遙分於郡紱惟不驕所以守貴惟能訓所以永年益堅乃心毋替朕命

陳扑捕猺寇陣亡特贈承務郎仍與一子恩澤

制

朕惟比者猺人嘯聚山谷爾以一尉討賊遂喪其元達予聽聞良用駭歎爰䟽贈典併厚賞延尚其有知歆此殊寵

劉性之制

爾以書生備諳武事渠魁就戮諸峒肅清其陞京秩之
朕以為効官之勸

陳嘉制

爾以書生贊畫幕府渠魁就戮諸峒肅清何愛一官不
以為爾寵

謝榮制

朕恭惟高廟信書告成亦既次第行賞矣顧何愛一官
不以為爾寵

夏永壽制

朕追念先帝羹墻見之爾嘗執事宮闈勤勞備至進官
一列以示朕恩

孫紹祖等制

朕洪惟高廟信書告成亦既次第行賞矣爾等隸于史
觀與有勞焉進官一列益彞典也

王中實督捕猺寇染瘴亡歿特贈承直郎與一

子恩澤制

朕惟比以徭民嘯聚於山谷致煩師閫討捕以甲兵爾
蓋驅馳其間乃染瘴癘以及達予聞聽良用惻傷爰疏
贈典之褒併厚世延之賞尚惟不泯歆此殊恩

薛紹再任淮東總領制

朕惟入睽卿列出總軍儲庶幾閭外之臣知有王人之
重爾蔚為時用克紹家聲分符則課最屢騰持節則風
稜愈振惟長江之天險顧列戍之雲屯藉爾棘位之高
華董彼轅門之饋餉士皆宿飽府有餘財事不辭難肆
疇庸于已試人惟求舊茲因任以為宜益懋賢勞嗣膺
褒寵

葉宗魯太常寺主簿制

朕惟禮樂所以粉飾太平而奉常實典司之其間列屬
並號清華爾文學政事俱有可觀簿正之職益朕遴選
今坐廟堂風憲多由此途出爾身親見之矣益思涵養
以待予之器使

閣門看班祇候壽困落看班字制

爾嘗隸事於彤閣已熟閱於朝儀爰覈實於年勞始正名於位序蓋進以漸者能久然得之易者必驕往哉惟欽母忝朕命

來處和落看班字制

朕惟上閣之設屬欲其習熟於觀瞻肆稽年勞始正位序除授之意其詳如此居是職者可無勉乎

單獲刑部尚書制

朕惟成康之世悉臻圉圉之空堯舜之民僅示衣冠之

象蓋以臯陶之作士與夫秋官之佐王朕甚慕焉誰其

任此具官某通班兩禁歷事四朝蹈孔門忠恕之風洗

漢吏刻深之習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視魯殿之靈

光巋然存者比由召對信謂老成更事為多若著龜之

先見獨立不懼猶松柏之後凋中外徧更望實益著從

憲部貳卿之列徙文昌八坐之聯蓋期獻納雨露之邊

豈但聽履星辰之上惟仁者宜在高位衆論翕然俾民

不犯於有司一獲足矣

史彌堅太府寺丞制

朕惟求良玉者必之崑山掄美材者必之鄧林文獻故
家人物粹焉維爾先正相我孝宗遺風餘烈在人耳目
爾克自植立不墜家聲雖欲勿用人其舍諸簿正外府
允能其官轉而為丞孰曰不宜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其是之謂乎

譙令憲太府寺丞制

朕惟爵祿得之易者鮮不驕惰惟有以自致者然後可
期以趨事赴功爾蜚英太學得雋儒科未嘗憑藉于世
資益欲立露其囊穎粵由縣最方列周行維時外府掌
九土之貢百品之貨視他寺為煩劇肆命爾往丞其間
辨其名物謹其出入以贊其長益擇可勞而勞之者也
亟祇厥官以副遴選

張鎡太府寺丞制

朕惟出納邦財屬之外府丞哉丞哉朕不以輕畀人也
爾勲閔之胄乃能刻意篇翰涉筆其間人孰爾嘗欽哉

往能其官毋忝朕命

趙夢極太常丞制

朕之用人惟才是與爾器質粹然聲華籍甚蓋踰越之
瑟而瑚璉之器也奉常禮樂之地文物彬彬朝廷容典
上下等威於是乎在往丞其間是為清選其思所以愛
禮以無忝於厥官欽哉

趙時逢大宗正丞制

朕惟司宗置丞地清秩優異時多以異姓賢而有文者
為之雖有屬籍之英罕在是選惟爾乃祖際遇阜陵躋
于法從爾克守家法奮自儒科凡所居官皆有可紀可
不謂賢而有文者乎肆朕新命孰曰不宜其往贊而長
成麟趾信厚之風以副朕遴選之意

黃由知鎮江府制

朕惟城高鐵甕地接金陵外控長江直謂喉襟之地內
護行闕不違咫尺之天肆求侍從之賢往任藩宣之寄
具官某文高一代學貫九流堂堂人物之英表表縉紳

之望飛英騰茂推江夏之無雙發策決科見公孫之第一立登禁路深簡朕知遂躋八座之崇越在諸公之右一麾出守益有味于清時三已何如了不形于愠色念家食之亦久稽朝論以無它眷北固之雲橫不妨卧治去長安而日近佇俟來歸

張抑知平江府制

朕惟蘇臺甲于東南壯哉為郡太守選于侍從久矣無人載陞延閣之華式寵文昌之老其祇新命爰錫贊書具官某學富家傳才優時用揭禁塗之領袖振天朝之羽儀聽履而上星辰躋榮八座褰帷而問風俗作牧九州方資共理之長胡乃丐歸之切易地姑更于符竹提封况接于鄉扮所去見思豈間閩徼山川之邈其來何暮亟慰吳中父老之懷徃布寬條以綏近服

趙善堅知紹興府制

朕惟興懷三輔蓋將更治以考功乃眷從臣不以一青而掩德爰放綸命申錫贊書具官某以帝胄之英膺天

邑之寄二年于此已備罄於勤勞一旦飄然可以安于
間適乃顧陪都之重實臨東粵之區畀一節以起家總
七州而作牧要使民安田里還賣刀買犢之風庶幾福
及京師有自葉流根之潤朕之所以待爾者可謂盡矣
爾之所以報朕者宜如何哉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母制

勅朕既本之經宜為卿大夫崇建禰廟以侈移忠之報
則母氏與享以次申錫使之匹休亦古道也具官某母
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是生賢嗣蔚為從臣夫鷄鳴
警戒之道不篤則過庭之訓不嚴蘋藻不共則甘旨不
謹爾某何以能移孝為忠也因其舊號易以新封雖曰
邦彛亦足用勸可

在外宰執登極恩贈妻制

勅昔成王阼阼世脩忠厚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蓋施及臣子不但其身而亦被于
室家具官某妻某氏克相夫子蔚為宗工積行累勞致

位孤棘惟周人克廣孝思慰滿相內肆予嗣服緊爾臣
隣多助之至則為之推恩燕及閨門雖祔于姑亦祚夫
國非苟為私益周道也可

在外侍從登極恩封妻制

勅朕觀二南之詩關雎為王后鵲巢采蘋為君大夫妻
作也則正家之化君臣一體然則方定長秋之位而可
無以為爾內勸乎具官某妻某氏以爾夫子嘗為從臣
獻納論思夙夜匪懈則入朝有雞鳴之戒退食有羔羊
之德惟爾之助申錫命書晉之美號則在初政豈曰不
宜可重

向朴循資制

朕惟樞筦之務所以阜通國貨歲入有羨惟爾之勞進
官一列實應賞典

恭淑皇后祔廟甥曾熙等循資制

朕慨念椒塗既嚴祔廟爰推曠澤以篤姻親寵以贊書
升其品秩勿云故事而有易心

華文閣待制知慶元府趙不迹改差知潭州制
朕惟長沙重地全楚上流謀帥維艱得人乃可茲渙出
綸之命庶酬弄印之懷具官某抱負不羣踐揚滋久疊
組左魚之佩皇華四牡之馳卧護陪都并京師而蒙福
徃臨制閩環海道以無波積制外庸亶享民譽且有功
而見知則悅蓋用人盡其才為難載疇南國之于蕃徒
得君重矧備西清之次對勉為朕行

胡元衡大理正制

朕惟漢公孫弘告武帝有曰因能任官則分職治此乃
不易之論爾資稟重厚學試明敏接武朝行藹然譽處
丞吾廷尉亦既久知自丞而正蓋因能也夫以春秋決
疑獄而聲名重於朝廷真儒者事古有人焉爾尚勉之
欽哉

百歲老人授官致仕制

朕惟堯舜之治民躋仁壽故比屋可封爾等皆我四朝
遺老涵泳仁化為日久矣遂介眉壽郡國以名來上朕

何愛一官不以為爾寵乎

邵文炳轉官致仕制

朕惟因明堂之恩明貴老之義爾有子能仕既壽而臧爰載錫於官封俾益安於祿養豈但侈家庭之慶是亦為閭里之光

邵文炳轉官致仕制

朕載覽封章乃遽上乞身之請若稽禮制猶未臻謝事之年豈不貪賢姑惟從欲具官某文章炳煥經術深醇發藻詞壇已備訓誥典謨之體朕華禁路方輸論思獻納之忠謂厭直於承明之廬俾暫安於列遷之宇云何引疾遂欲辭榮聿進文階少慰雅志其專精於醫藥以介壽於耆頤

馮惟說除武學博士制

國家設學教養文武並用而右庠之士議論氣節尤勁培植而作成之師儒責也爾蕭然澤臞屹然壁立生晚而慕前脩之志操官卑而抗御史之威怒多士聞風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矣昔夫子論仁者之勇子思言南方之強蓋孫吳之所
未講也其以是訓迪諸生可

朱質武博士制

朕惟文武之道一弛一張不可偏廢其開設學校作成
人材一而已矣朕于教導之官豈有所輕重于其間哉
爾學問淹該文辭瞻蔚發策決科屈居第二諭吾右學
士譽甚休宏博之任宜以序進其益務作成以副朕遴
選之意

右正言施康年兼侍講制

朕惟玉人之學古訓要在多聞天子之有諍臣政欲自
近茲得諫垣之彥以參經幄之華爾識貫古今氣全剛
大丹心自許殆將有用於時白首來歸是何相見之晚
擢自烏臺之六察晉聯騎省之七人惓惓愛君每盡責
難之義孜孜憂國無非當務之為宜偕甘泉法從之臣
同預西學尚賢之選與其伏蒲論諍驟陳逆耳之忠規
孰若廣廈從容細講脩身之要語非特朕收隆儒之効

亦惟爾有稽古之榮

中書舍人邵文炳兼侍講制

朕惟聖道在乎方冊燦然可觀王人求夫多聞乃惟有
獲是必講坦明之制毋寧泥傳注之言具官某才瞻而
清氣和以正學探百篇之義文推衆作之雄右擅代言
肅風霆之鼓舞北扉視草近雲漢之昭回以甘泉法從
之臣副西學尚賢之選况綸言下布固已追典謨盤誥
之風粵寶訓前陳尚可冀虞夏商周之治朕非特收崇
儒之效爾亦惟有稽古之榮

中書舍人萬鍾兼侍講制

朕惟學之為王者事其來久矣內而修身齊家外而治
國平天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汲汲者蓋在是也豈記
問誦說云乎哉具官某當代老成諸儒領袖晉司文翰
之職而溫厚之詞固已追還古風矣茲庸命汝入侍金
華執經勸講此學士大夫之至榮兩禁侍臣之妙選也
其朝夕相與發明古義務時敏以來厥脩因空言以見

之行事俾予緝熙光明之效遠輩於帝王而仁義詩書
之澤覃及於四海顧不韙歟

誥

李澄宗正丞留佑賢大理丞誥

朕之用人必試以事因其任而任則不違所長擇可勞
而勞乃可底于績爾澄才敏而銳爾佑賢慮謹而周遇
錯節盤根方知利器若發硎游必不見全牛比將使指
以有行果著賢勞而來上民之利也朕有嘉焉宗正屬
籍攸司大理邦刑所係徃其共命轉以為丞寧唯示進
擢之階亦以厲功名之志其堅乃守以稱所期

聶有太常丞張布宗正丞龔頤正秘書丞誥

朕惟九寺皆有丞而三丞尤為士大夫高選得非奉常
禮樂之地玉牒屬籍之司而中秘圖書之府歟爾有高
文奧學見推於多士爾布清規雅望得譽於本朝爾頤
正博聞多識有志於良史是三人者宜徃丞其間以贊
而長俾稽古禮文之事燦然可觀祖功宗德之傳昭然

具在與夫三館之英四部之目濟濟秩秩以為清朝育才儲書之盛顧不美哉各究所蘊以副朕遴選之意

大興國子正陳希點太學錄湯璿並除太學博士誥勅具官某朕新嗣服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則朕教事于其間亦盍序進矣爾希點爾璿俱以名勝來掌學士之版譽處藹然也晉之講席發明經意僉曰汝宜則朕以懌可

王居安錢易直太學博士誥

朕惟議禮者必首于容臺養士者莫大于太學諸儒聚訟烏知此是而彼非有司不明何取月書而季考欲革斯弊必惟其人爾謨等奮自儒流蔚為時用或以老成德齒博約後來或以科第聲名興起學者俱在選掄之域蔚然博雅之稱百世其或可知當明損益之義一卷之書必立正資模範之師

之書必立五音對聲之唱

海濱然射報之舞百世其法可

新國射以終來定

棋奕必對其人商

信品賦此其而然非言

知卦著數各必首于

欽定四庫全書

尊白堂集卷六

宋 虞傳 撰

金國賀瑞慶節人使盱眙賜宴詔

卿等遠持使節甫屆疆亭不辭跋履之勞來致誕彌之慶可無宴惠以示眷懷

鎮江賜宴詔

卿等講夫鄰聘張是使旌來修誕日之儀爰錫需雲之

宴庸昭慈惠以勞驅馳

赤岸賜御宴詔

卿等肅駕使輅甫臨畿甸將展昕朝之賀紹修誕日之歡爰以詔筵示夫眷意

平江賜宴詔

卿等被選使華來修誕慶念載馳於原隰宜申錫於詔筵以勞爾勤式將予眷

單夔辭免權刑部尚書不允詔

卿際遇阜陵峻躋法從幾年於外宣力維多召對昕明深恨相見之晚晉朕憲部載酬已試之庸茲陟文昌始愜人望朕猶以為遲矣抑又何辭焉亟踐厥官毋廢乃命

報謝使副俞烈等到闕撫問賜茶藥等詔

卿等不辭遠道往聘殊鄰仗漢節以來歸望堯階而咫尺爰頒茗劑以示眷存

赤岸賜酒果詔

卿等來慶誕節已臨近郵眷言徒御之勞宜有甘醇之
錫庸昭寵眷豈曰故常

劄子

論對劄子

臣聞天道好還數周必復為人君者第修人事以應之
而已臣嘗觀兩漢而下天下之勢或離或合何其多變
也自東漢離而為三國又合而為晉又離而為南北又
合而為隋唐又離而五代十國其間天道之消長循環
往復互相乘除而國勢離合久近之數若合符契是蓋
有不偶然者矣如其人事之得失可喜可恨皆可考而
知也我國家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造區夏太宗皇帝
遙追先烈克集大勲混一之績蓋將傳之萬世靖康阨
會事出非常建炎中興駐蹕吳會中原境土未復於版
圖臣嘗推之於天驗之於數甲子已踰一周矣周則必
復况虧盈益謙天道未有不還者歲臨吳分符秦以亡
天道昭然不可誣也然則天下之勢離而必合規恢之

期不在茲乎然臣猶有私憂過計者蓋怨寢久則易以忘外無釁則易以忽爰自講和日久人情狃以為常徒見使命之交馳聘問之狎至遂謂事體當然殊不知讎恥未復何可忘也徒見歲捐金幣以填溪壑遂謂此為久安之策殊不知狼子野心未可保也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善之善其不以久而遂忘也晉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懼夫外無釁則必忽也今天下風俗委靡士大夫苟且百姓未安

倉庫未實將帥未選軍政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凡中國所以自治之策蓋缺然矣若敵人忽至不知其何以應之昔石虎死子孫爭國朝野皆謂中原指期可復而蔡謨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蓋人事久忽而不修天時驟至而復失此有志之士所以深惜於斯焉臣願陛下激厲名節以振起風俗之委靡總核名實以作新士大夫之苟且擇守令以安百姓省浮費以

實倉庫稽公論以選將帥明賞罰以立軍政嚴教閱以練士卒飭百工以精器械勿以怨寢久而或忘勿以外無釁而遂忽務盡其在已者而俟其在天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內修政事施設注措所以默契乎天心者久矣契乎天心天所不能違也天時既至然後奉辭以伐罪固有非人力所能致者是皆天之所為天之所為天下其孰能禦之機不可失時無再來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取進止

論用人聽言劄子

臣聞為君之道不過用人聽言二端而已用君子而以小人間之非也聽忠言而以讒言沮之亦非也夫薰蕕不同器鸞鷟不並棲君子必惡小人小人必害君子君子不能勝小人小人常勝君子自古至今勢不兩立君子在內小人必在外小人在內君子必在外內外之分否泰係焉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苦口則難受逆耳則難從小人善窺人主之意務為迎合君子

則據正論事而不肯詭隨雖上之人公聽並觀然久之不能無惑雖灼知其姦邪然未有能決去之者况執狐疑之心持不斷之意乎昔漢元帝即位之初蕭望之張猛劉向與夫恭顯許史之徒雜然並立於朝廷是非相攻好惡相激元帝初心固亦洞然卒也望之引決於私室張猛自殺於公車劉向擯斥不得進用其綱紀日以紊權柄日以移國祚日以衰無足怪者雖能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員罷甘泉宮衛齊

三服官節用愛民蓋小善無益也然則為君之道豈不在用人聽言之間乎昔子夏有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陛下聰明如舜勇智如湯真異世而同符者有如漢元帝之事亦不可不鑒雖然小人之情偽常以疑似而亂真惟無心於上者乃克有所見權衡無心於輕重故錙銖莫欺水鑑無心於妍醜故毫釐罔遁人主苟能無心以御羣臣是非邪正一付之衆議衆議所是我則與

之衆議所非我則去之彼惡得而欺我哉夫合衆人之
視然後為公視合衆人之聽然後為公聽書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衆之所在雖天不廢也惟陛下
留神焉

被召上殿劄子

原注慶元庚申二
月時為淮東運副

臣一介疏遠蒙陛下誤恩前年秋繇浙西憲司分閩合
肥又移漕東路往來兩淮有得於利害之實者請為陛
下陳之臣伏見本朝與北國講和之後以淮為界蓋國

家之門戶江浙之藩籬也經理之策前後失於講究者
蓋非一也夫有國斯有土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財此
理之必然者也今兩淮耕種鹵莽地力不盡謂之有土
可乎生聚苟且民志不固謂之有人可乎田賦止收課
子上供姑且椿管謂之有財可乎不特此也山水寨僅
有虛名萬弩手徒為文具禁軍闕額補而未足土兵巡
警少而不招凡此皆利害之實不可不講究者紹興之
初和議新集區處規模容有未盡迨今六七十年之久

而猶地有遺利民無固志儲積守禦若不足恃豈不甚可惜哉欲望陛下明詔兩淮守令詳議殿最之格計田萊之多荒者勸之耕植使地力以盡計室廬之未葺者誘之營繕使民志以固歲入課租必以裕民而助國上供椿積必以糴米而實邊山水寨莫不增修弓弩手不廢教閱禁軍無令闕額士兵不致乏人講究利害之詳隨宜申請期有歲月之效永遠遵行當無事之時則可以嚴守備遇投機之會則可以贊規恢此微臣區區謀

國之忠也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白興一
輪對劄子

原注淳熙己酉七月時為太學博士

臣聞興一代之治者必有一定之體大體既定則謀議施設皆出於一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為之而不成者也何則大體所在而不易其為術也要其於事也周不特上之人所以力行者有常度而其羣下亦皆識所趨向以趨事赴功是故用一日之力則有一日之效用一歲之力則有一歲之效鄭子產曰政如農功

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然則思而遠行行而不出於思之外有始而有終者皆農之所謂畔也若定體之不先立泛然莫知其所適從朝質而暮文忽寬而驟猛上失常行之要下迷趨向之方徒見其端緒愈多目不暇給用力不專勞而寡效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臣故曰興一代之治必有一定之體者此之謂也三代遠矣請以漢唐論之漢興承秦奢侈之弊而民背本趨末於是文帝躬行節儉以移風俗惜百金之產罷露臺之費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及至宣帝興自民間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宰相已下各奉職而進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號稱中興唐貞觀初有上書欲人主獨運威權不委臣下又欲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太宗皆不之聽一聞魏徵仁義之說則確意行之雖封德彝刑罰之言莫之

能惑不數載間遂致太平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蠻夷
酋長皆襲冠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故後
世言治者漢予文宣唐予太宗以臣觀之蓋其即位之
始圖治之初惟能深識大體之所在或以節儉或以厲
精或以仁義盡心力而為之悉皆馴致而有效臣故曰
大體既定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為之而不
成者此之謂也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履至尊之位且
博採羣下之議以興起一代之治功臣恐人各有心所

見不同談道德者失之迂論刑名者失之刻樂因循者
重改作急功利者好生事甚高則難行少卑則近陋雜
然並進初無一定之體苟朝以一人之說為然而用之
暮以一人之說為否而罷之朝以某事為是而行之暮
以某事為非而廢之事無定論人無常責雖陛下勤勞
於上羣臣奔走於下終無益也臣願陛下明詔二三大
臣審天下之勢制當世之宜講明治體取其規摹先定
有斷然不可易者然後良法美意大綱小紀本數未度

次第而施行之上以道揆下以法守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矣以之富國以之強兵以之安中國以之禦四夷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哉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上時政闕失劄子

臣近準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時政闕失聞奏顧臣至愚極陋待罪臺察已逾一年自維無所補報日負憂責今陛下虛心求言以答天

變若猶有所隱避臣罪大矣謹條具昧死上獻

一臣聞陽奮則為雷為電陰凝則為雹為雪方陰陽之相薄則雷雹皆至及陽為陰所勝則雷止而雪作魯隱公九年三月自癸酉大雨震電至庚辰大雨雪凡八日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雷電未可以發既已發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故謂之異吳太平二年三月甲寅大雨震電至乙卯大雨雪纔二日耳史臣以謂先震電而後雨雪陰見間隙起而勝陽其後禍亂之應有若

符契往牒具載吁可畏也今正歲之始建寅之月三陽用事於卦為泰自戊寅至庚辰雷電雪雹俱作於三日之間視魯則數視吳則踈臣願陛下以往事之驗為方來之鑒警懼修省以答上天仁愛之意則災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在陛下一念之頃耳

一臣聞宋景公一言而熒惑即為之退舍今陛下因雷雪之變令羣臣條具闕失疑若可以上格天心乃今月十三日風雨驟變寒雪復作臣願陛下應天以實益加修省若羣臣言有可採亟賜施行臣不勝拳拳愛君之至伏乞睿照

一臣聞朝廷者陽也宮禁者陰也日昃乎晝月昃乎夜而寒暑成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而後國家理若宮禁之中宴飲之不節則非所以崇慈聖躬賜予之不省則將至於空虛內藏女謁行乎內則勢行乎外尤不可不防其微而杜其漸也有一於此則雷雪之變乃上天所以丁寧陛下之意不求之身是無應天之實天怒愈深

矣至於勲戚貴近時有排賞倡優伎藝每蒙宣引水門
啓閉多不以時豈所謂嚴等威肅宸居哉臣願陛下畏
上天之威謹正始之道宗社幸甚

一臣聞君子者陽也小人者陰也自古君子小人勢不
兩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於卦則為泰小人在內君子
在外於卦則為否今朝廷清明多士濟濟有官守者修
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迺建寅之月三陽在內宜泰而
否何耶意者得無在外小人交結黨與潛謀進用如某
人輩者歟且將源源而來矣啓大姦之隙動上天之威
無足怪者昔漢元即位之初蕭望之周堪張猛等與夫
恭顯許史之徒雜然並立於朝是非相攻邪正相激當
時日青之變反以為堪猛用事之咎未幾堪以病卒猛
自殺於公車無乃與天意戾乎漢業之衰自是基矣臣
願陛下觀拔茅連茹之象以進君子戒履霜堅冰之漸
以防小人毋使鸚鵡並棲薰蕕同器則天意解矣
一臣聞中國者陽也外敵者陰也自古外敵之強弱常

係中國之盛衰今國家南渡甲子已逾一周敵運將終
朝野咸意中原可復近者邊報傳聞信否雖未可知第
講和日久邊備廢弛意者將有姦雄漸萌不肖之心窺
伺間隙或恐讎恥未復而唇齒先寒矣侯景之事可為
深慮臣願陛下明詔大臣遴選逐路帥臣俾之先事經
理以備不虞

一臣聞人主進退臣下必曉然示人以勸阻之意故進
一人而人皆以為當進退一人而人皆以為當退舜舉

臯陶不仁者遠四罪天下服用此道也若朝逐一人焉
而使人疑暮逐一人焉而使人懼此何為者哉蓋自余
端禮趙彥逾石宗昭徐元德之去而朝士大夫莫不疑
且懼焉何者一旦遽然命從中出去者閔默莫測其端
倪居者徬徨每憂於讒毀日懷去計莫有固志臣恐自
此無有為陛下興事造業者無有為陛下以身任怨者
陛下孤立於上將何利焉臣願陛下守至正以照臨百
官有善則進有過則退明示之以好惡以堅其事上之

心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答天變

一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言路之開社稷之福也蓋自揚萬里徐枏之徒去國之
後朝士大夫多不敢竊議時政於心有所不然者不過
相視太息而已此豈盛世氣象耶如萬里之輕率妄發
暗觸忌諱枏之強聒不置似不安静雖皆不能無過然
其平日亦在能言之流中道棄之失古人市骨求駿之
意矣夫敢言之氣作之尚不能起况沮之耶近又有狂
妄庸人上書不實陛下止令聽讀可謂寬恩但四方萬
里不知其說云何傳聞不審將謂朝廷以言罪人覆巢
毀卵鳳鳥不至無乃與求言之旨戾乎惟陛下赦之漢
世每有災異必詔賢良文學之士直言得失茲誠得應
天之實也

一臣聞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官不及私
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傳曰爵人於朝與衆
共之此言人君爵賞之施必賢與能而後足以上當天

心下協人意近者朝廷侍從之選或以交結而得節鉞之重或以無功而授後省繳駁之職間不經由臺諫論列之言乃蒙宣諭不惟名器既輕遂使紀綱不立豈爵人於朝之義天命有德之意乎上天至明不虛見異臣願陛下奮發乾剛收回渙汗苟物論惟允則天變可回矣

一臣聞淳化二年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去受賊吉既伏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弟止杖於私室用法輕重如此亢暎之咎不虛發也太宗大悟明日召沔切責之近者銓試代筆事覺有司觀望不特有官宗室不行推治至於與之干涉者則又故作遷延止將餘人具案奏斷用刑如此無乃不平怨讟交興有傷和氣臣願陛下特降睿旨令臨安府催追未到之人速具奏案一體施行以答天變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宣示殿試考官務求切直之論劄子

臣嘗怪今日內外人材習為軟熟其勢久而必至於委靡不振夫國家之有人材猶人一身之有精神也精神去幹則人何以生人材委靡則國無以立良由始進之日上之人失其所以風厲之也夫科目高下士子所視以為趨嚮者也大抵愛君憂國者必有切直之論而嗜進苟得者必多諂諛之辭然則因言以求人有司取捨

烏可不審故切直之論勝則人材日盛國勢日強諂諛之言行則人材日衰國勢日弱理之必然無足怪者臣於前舉備員殿試對讀官見士人答策其間頗尚切直既而唱第之日在前名者益有諂諛之人而切直之士往往或居下列茲非有司顧望畏忌考校之過乎國家三歲一舉親屈帝尊策士於庭豈直遵故事而已哉蓋欲收拾人材以為他日之用也臣嘗觀高宗皇帝紹興更化之初御筆宣示殿試官曰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鯁

亮切直者並置上列考試官精加詳定無失忠謹無尚
諂諛用稱朕取士之意又宣諭宰臣沈該等曰今次殿
試舉人程文議論純正仍多切直自此人材極有可用
是年在前列者皆正直之士其後多為名臣然則以切
直之言而取人思過半矣仰惟陛下以上聖之資膺壽
皇聖帝付託之重所以示大始而正本者莫急於求直
言以網羅人材今次殿試實為龍飛榜天下之士輻輳
誠千載一遇也臣私憂過計恐有司考校之間不能深
識乎聖明之意抑切直之言以避忌諱進諂諛之論以
求容悅則非所以示風厲多士之意也臣愚欲望陛下
特降睿旨戒勅有司考校對策須求切直當理之言毋
取諂諛不根之論庶幾作新人材增重國勢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請復軍士運糧舊制劄子

臣竊見國家廩給軍食內而三衙外而諸屯以至州縣
廂禁土軍皆是就倉打請昔藝祖皇帝定制京城諸軍

其營之在東者受糧於西倉其營之在西者受糧於東倉南北亦如之蓋不欲使之驕惰且習熟其筋力之勞也其用意深矣臣往年假守平江府照得管下常熟縣許浦水軍其移屯之初亦是令軍士逐月赴縣倉打請行之數年有建議者乃謂軍士負米未免少勞裹糧靡屨未免自備或遇陰雨未免滯留請使本縣起綱州府差官運司支破船脚之費按月裝發輸之於軍朝廷從之行之至今日見其害夫軍士安坐而食飽食而嬉習

成驕惰此一害也綱水在途夾雜濕惡不堪食用此二害也船戶偷盜監繫日久破家蕩產者甚衆此三害也軍吏槩量欠折又多縣道填償不已此四害也為今之計莫若令軍中自備舟船盡以前來雇船水脚之直畀之輪差隊將赴縣倉支撥則軍士每月習於舟楫之勞不致驕惰給其水脚之直抑又有所補助綱運可以關防不致夾雜濕惡船戶免於偷盜繫獄縣道免於填償欠折軍中既自運糧河道淤塞事體相關且將自為開

後利害所在灼然甚明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斷然行之
使復國家之舊制不勝幸甚

使北回上殿劄子

臣待罪柱史遲鈍無取蒙陛下畀節報謝金庭所得於
詢訪聞見之實者臣已口奏及見於進呈錄矣臣嘗謂
守邊莫若務富其民欲富其民莫若務興力田竊見兩
淮多曠土官司徃時募人營墾聽其占佃今已殆遍謂
如佃田百畝徃徃廣為四至逾千畝者然其所占雖多

力實不給種之鹵莽收亦鹵莽大率淮田百畝所收不
如江浙十畝况有不及耕種去處以故淮郡雖號佃田
殆遍而民間實無蓄積一遇水旱歲歉人情便覺皇皇
况淮上土力壯厚與中原不異特患人力不至耳使如
江淞農民耕耨以時灌溉有度務書地力其為利豈不
深厚臣願朝廷興力田之科詔有司立為條格下兩淮
監司守臣勸諭有田之家以來歲為始候布種畢日委
字民之官躬履阡陌如有能招徠客戶資給牛種務盡

地力可為農民勸率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特與推恩如占佃數多耕種弗遍檢踏標出只聽給原佃實數籍其餘歸之官別召客戶耕種其字民之官亦以力田為殿最賞罰之庶幾淮戶知所激勸而以務田力穡為務不過數年地有羨利官司且與寬其征賦使民戶自臻富實豈特水旱之有先具至若民兵兵甲器械皆可以責其修備春秋教閱皆可以繩其紀律實守邊之要務也如蒙陛下採擇施行之誠非小補臣不勝惓惓取

進止

乞申勅百司勤職守毋事奔競劄子

臣聞天下之事人君執其要人臣理其詳執其要者享其逸理其詳者任其勞此不易之分自然之理也夫天何言哉四時行而百物生焉以有六子之運動而已人君何言哉萬事理而四海安焉以有百官之分掌而已昔漢宣帝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至百工器械咸精其能唐太宗以武定禍亂而承平之日雖諸衛將帥皆日

試於殿庭則當時百執事之間夙夜匪懈奔走服勞蓋可知矣其中興之盛致治之美豈無所自而致哉臣仰惟陛下自即大位躬攬萬幾凡其所以作新人材蓋將欲以興起治績第近年以來士大夫狃於故習無振厲奮發之意有因循怠惰之心以法令為文具視官府如傳舍入局既晚而出又早甚者至於無故而不入文書有所不暇閱吏姦有所不暇檢職業廢弛期會稽違蓋其念慮所存不過欲伺候執政之府奔走臺諫之門為身謀而已久而不革國將何賴孔子有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韓愈亦謂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今輦轂之下百司庶府曾不能終食之間安坐官曹以了官事而望其能公爾忘私知無不為抑已難矣謹按政和彈奏格應省臺寺監各安常守赴公營職無或瘵曠如有隳廢者彈劾以聞昔羲和叛官離次循侯以之徃征魏人在位素餐伐檀以之為刺今臣職在察吏敢預以聞伏望陛下特降睿旨申勅百工各司其局毋或後時以入

母或先時以出不唯職事之間得以修舉而奔競之風亦庶幾小戢焉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陳已見劄子

原注嘉泰辛酉時為中書舍人

臣聞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夫分析章句窮究前聖之旨考論同異折衷諸儒之說此經生學士之學也若緝熙光明之用發之於一身仁義詩書之澤施之於四海此帝王之學也揚雄有言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已久矣如曰學以聚之間以

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載之於大易之辭如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則見之於傳說之戒如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曾子蓋嘗言之董仲舒又從而申之矣且學聚問辨可以已矣然易必繼之以寬居仁行王人求多聞可以已矣然書必繼之以時惟建事者何哉正以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始焉欲其發之於一身者有緝熙光明之用終焉欲其施之於四海者有仁義詩書之澤蓋不可得而已者矣恭惟

陛下有生知之性而不恃有天縱之能而不矜方且增
置講官日侍經幄泛寒隆暑未嘗少倦雖堯舜禹湯文
武汲汲不是過也凡帝王之宏規祖宗之成憲古今之
安危治亂儒臣之獻納論思固已悉究淵源兼綜條貫
至矣盡矣不可有加矣臣惓惓之愚願陛下廣學問
以寬仁即多聞而建事尊其所聞見之於躬行俾聖德
日新愈極乎高明行其所知措之於事業俾治功日進
愈至乎光大則宗社幸甚取進止

論郡縣學劄子

臣聞三代令主以至列國之君皆有學故天子曰辟雍
諸侯曰泮宮雖小大不同其化民成俗長育人材則一
也朝廷興太學置明師四方之士于于然而來可謂盛
矣竊怪夫近年州郡之學徃徃多就廢壞士子游學非
圖舖啜以給朝夕則假衣冠以誑流俗而鄉里之自好
者過其門而不入為教授者則自以為冷官而不事事
自一郡觀之若未甚害也舉天下皆然則實關事體矣

臣嘗究其所以然蓋人之常情莫不以仕進為榮選人之在外者所望不過關陞與夫改秩而已向也太守監司所發舉狀先及教授今則且以為贅員置而不問雖有提學司文字專舉教官而員數又甚窄向也教官在法得就任改秩今則莫之許也是以有不屑就之心故不能為所不樂為之事無足怪者夫朝廷建一官蓋欲使之治一職苟以為迂濶於事無補於時曷不一舉而廢之吏祿學糧猶可省也若以為化民成俗長育人材自學校始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奈何使之名存而實亡乎照得教官自堂除之外在部格法非曾試中詞科及學官殿試第一甲省試上舍十名前等人不許差注蓋立法之初重其選也如此今選人到部縱使有格多不肯就至與之堂除亦不滿意又就試者絕無一人而於堂者日以猥衆上而架閣非有所擢用則不可得次而幹官非特降指揮則不可差伺候日月之久廟堂無關以處之未免有淹滯之歎今若朝廷稍重教官之選有

以作新之使其知所歆羨則選人進取之路少寬而廟堂造化之權亦廣矣是一舉而兩得之也或曰然則其如闕遠何臣應之曰不然今京局之闕至有三政四政者蓋以文字易得庶幾他日可望於改秩初未嘗以為遠而莫之肯待也臣願陛下明詔銓曹復教授在任改秩之法風厲監司郡守教授中有能勤於教育作成士類者舉狀之發必先及之則孰不願仕於其間激昂奮厲以修舉其職業乎將見異時民以之化俗以之成人

材輩出以為國家之用矣此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軒車其五

林華田公 德園 梁以 匪欲 出 紀

